

人部二 美嬪人 臥負人 老人部
言語 謳謠 吟嘯笑人部四
賢忠孝 聖

藝文類聚

13
1758
5



藝文類聚

賢忠

言辭 歸德 金 歸 笑 人 陪 口 語

人 陪 言 辭 歸 德 金 歸 笑 人 陪 口 語

人部_五 德讓 智性命 友弟 交友 絕交

人部_六 公平 品藻 質文 人部_七 鑒誠

藝文類聚

15
1758
5

藝文類聚卷第十八

唐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人部二美婦人 賢婦人

美婦人

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美狀為窈美色為艷

美心為窈

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又曰碩人其頤衣錦褰
衣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蛸齒如瓠犀螭首蛾
眉又曰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左傳曰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曰美而艷又曰昔有仍氏生女鬢黑而甚美光可鑒名曰元妻禮含文嘉曰禹卑宮室垂意溝洫則玉女敬養穆天子傳曰赤鳥之人甚好獻二女于天子以為嬖人赤鳥美人之地

韓子曰魏王遺楚王美女王甚悅之

莊子曰毛嬙驪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潛鳥見之高飛

尹文子曰齊有黃公者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為醜惡醜惡之名遠布而一國之人無敢娉

者

慎子曰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以皮褐俱

欺既反則見者走易以元楊則行者皆止

楚辭曰姱容修態緬洞房蛾眉曼綠目騰光又曰粉白黛黑施芳澤長袂拂面善留客又曰美人既醉朱顏酡

淮南子曰曼容皓齒形姱骨佳不待傅粉芳澤而美者西施陽文也

戰國策曰張儀曰鄭周之女粉白黛黑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又曰司馬喜謂趙王曰趙佳麗之所也

善之類身 音卷之十八 二 川人三
史記曰紂囚西伯而閔天之徒以有莘氏美女獻紂
紂大悅乃放西伯又曰尹夫人邢夫人同時並幸武
帝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見邢夫人帝
令他夫人飾從者數十人來前尹夫人見之曰非邢
夫人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覩其體形狀不足以當人
主有詔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尹夫人望見之曰真
是矣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嗔曰美大
入室惡女之仇也

漢書曰李延年善歌侍武帝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
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國佳

人不可再得上歎曰善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
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以爲夫人
漢武故事曰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率
取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凡諸宮美人可有七八十與
上同輦者十六人負數恒使滿皆自然美麗不使粉
白黛黑

東觀漢記曰初光武聞陰麗華美心悅之歎曰娶妻
當得陰麗華後爲皇后

華嶠漢書曰梁冀妻孫壽色美能作愁眉啼粧墮馬
髻折腰步齟齬笑以爲媚惑也

姤記曰栢大司馬以李勢女爲妾栢妻南郡主拔刀率數十婢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窓前梳頭髮垂委地姿貌絕麗乃徐下地結髻歛手向主曰國破家亾無心以至今日若能見殺實猶生之年神色閑正辭氣悽婉主乃擲刀前抱之曰阿姊見汝不能不憐何況老奴遂善遇之

干寶晉紀曰石崇有妓人曰綠珠美而工舞孫秀乃使人求焉崇方登涼觀臨清水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崇出妓妾數十人皆蘊蘭麝而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旨索綠珠崇勃

然曰綠珠吾所愛重不可得也使者還以告故秀勸趙王倫殺之

栢譚新論曰陳平說單于闕氏言漢有好麗美女其容貌天下無雙急以進單于單于見此必大愛之則闕氏疎矣

典論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表術登城見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姬害其寵殺之

魏略曰初袁紹子熙納甄后熙出幽州后留侍姑及鄴破紹妻及后坐堂皇上紹妻自縛文帝曰表夫人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帝審視見其顏色非凡

稱嘆之太祖為迎取焉

吳志曰孫權步夫人以美麗得幸寵冠後庭又曰周瑜從孫策皖城得喬公兩女國色也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

俗說曰宋禧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善次笛後入晉明帝宮

鄴中記曰陳遠妹才色甚美髮長七尺石季龍以為夫人

詩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弦急知柱促願為雙飛燕銜

泥巢君屋

魏陳王曹植詩曰有美一人被服織羅妖姿艷麗芬若春花紅顏譁晴雲髻峩峩彈琴撫節為我弦歌清濁齊均既亮且和取樂今日遑恤其他又雜詩曰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海岸夕宿瀟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俛仰歲將暮榮曜寧又恃又美女篇曰美女妖且閑採桑歧路間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颻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采長笑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食借問女何居乃

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暉朝日誰不希令顏

魏阮籍詩曰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織羅衣左右佩雙璫又詩曰周鄭天下郊衛衢當三河妖冶閑都子英曜何芬葩元鬟發朱顏睇眄有光華傾城思一顧遺視來相過願爲三春遊朝陽忽蹉跎又詩曰二妃遊江濱逍遙從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婉有芬芳綺靡情歡愛千歲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華結中腸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

晉傅元詩曰有女懷芬芳媿媿步東廂蛾眉若雙翠

明眸發清陽丹唇翳皓齒秀顏若珪璋令儀希世出無乃古毛嬙首戴金步搖耳繫明月璫珠環約素腕翠羽垂鮮光容華旣已艷志節擬秋霜

梁簡文帝晚景出行詩曰細樹含殘影春闈散晚香輕花鬢畔墮微汗粉中光飛鳧初罷曲啼鳥忽度行羞令白日暮車馬鬱相望又詩曰麗旦與妖嬈共拂可憐粧同安鬟裏撥異作額間黃羅裾宜細簡畫屨重高墻含羞未上砌微笑出長廊取花爭寶鑷攀枝念藥香但歌聊一曲鳴絃未肯張自矜心所愛三十侍中郎又詠內人晝眠詩曰北窓聊就枕南簷日未

斜攀鉤落倚障插揆舉琵琶夢笑開嬌靨眠鬟壓落花
簾文生玉腕香汗浸紅紗夫婿怕相伴莫誤是倡
家又詠美人看畫詩曰殿上圖神女宮裏出佳人可
憐俱是畫誰能辯寫真分明淨眉眼一種細腰身所
可持爲異長有好精神

梁元帝古意詩曰妾在城都縣願作高唐雲樽中石
榴酒機上蒲萄紋停梭還飲色何時勸使君

梁昭明太子詠照流看落釵詩曰相隨照淥水意是
重涼風流搖粧影壞釵落髮花空佳期在何許徒傷
心不同又名士悅傾城詩曰美人稱絕世麗色璧花

叢經居李城北來往宋家東教歌公主第學舞漢城
宮多遊淇水曲好在鳳樓中履高疑上砌裾開特畏
風袖輕見跳脫珠概雜青蟲垂絲繞帷幔落日度房
櫳粧窓隔柳色井水照挑紅非憐交甫珮羞使春閨
空又美人晨粧詩曰比窓朝向鏡錦障復斜縈嬌羞
不肯出猶言粧未成散黛隨眉廣燕支逐臉生試將
持出衆定得可憐名

梁邵陵王蕭綸見姬人詩曰春來不復賒入苑駐行
車比來粧點異今世撥鬟斜却扇承枝影舒衫受落
花狂夫不妬妾隨意晚還家

善文類聚 人言卷之十一 十一川 六八
梁蕭子顯美女篇曰章丹暫輟舞巴姬請罷弦佳人
淇洧出艷趙復傾燕繁穠既爲李照水亦成蓮朝酤
成都酒暝數河間錢餘光幸未惜蘭膏空自煎

梁庾肩吾詠美人看畫詩曰欲知畫能巧喚取真來
映並出似分身相看如照鏡安釵等疎密着領俱周
正不解平城圍誰與丹青競又詩曰絳樹及西施俱
是好容儀非關能結束本自細腰肢鏡前難並照相
將映淥池看粧畏水動歛袖避風吹轉手齊裾亂橫
簪冠髮垂曲中人未取誰堪白日移不分他相識唯
聽使君知又南苑看人還詩曰春花競玉顏俱折復

俱攀細腰宜窄衣長釵巧扶鬟洛橋初度燭青門欲
上關中人應有望上客莫前還

梁徐君蒨初春攜內人行戲詩曰梳飾多今世衣着
一時新草短猶通屨梅花漸著人樹斜牽錦帔風橫
入紅綸滿酌蘭英酒對此得娛神

梁劉孝綽愛姬贈主人詩曰計久疑粧脫鏡中私自
看薄黛銷將盡疑朱半有殘垂釵繞落髮微汗染輕
紈同羞不相難對笑更成懽妾心君自解挂玉且留
冠又爲人贈美人詩曰巫山荐枕日洛浦獻珠時一
遇便如此寧關先有期幸非使君問莫作羅敷辭夜

長眠復坐誰知閨歛眉欲寄同花燭爲照送相思又
詠姬人未肯出詩曰帷開見釵影簾動聞釧聲徘徊
定不出常羞華燭明又見鄰舟人投一物衆姬爭之
詩曰河流既浼浼河鳥復關關落華浮浦出飛雉度
洲還是日倡家女競媯桃李顏良人惜美珥欲以代
芳管新縑疑故素盛趙蔑衰班曳綃爭掩殺搖珮奮
鳴環客心空振蕩喬枝不可攀又淇上戲蕩子婦詩
曰桑中始奕奕淇上未湯湯美人要雜佩上客誘明
璫日暗人聲靜微步上蘭房露葵不待勸鳴琴無暇
張翠釵挂已落羅衣拂更香如何嫁蕩子春夜守空

牀未見青絲騎徒勞紅粉粧

梁吳筠擬古詩曰艷裔陽之春携手清洛濱雞鳴上
林苑薄暮小平津長裾藻白日廣袖帶芳塵故交一
如此新知詎憶人又古意詩曰妾家橫塘北發艷小
長安花釵玉妃轉珠繩金絡紈幕懸青鳳逶迤搖
白團誰能分見此含恨不相看

梁王僧孺陳南康新納詩曰二八人如花三五月如
鏡開簾一種色還將兩相映

梁何思澄南苑逢美人詩曰洛浦疑迴雪巫山似日
雲傾城今始見傾國昔曾聞媚眼隨羞合丹脣逐笑

分風卷蒲萄帶日照石榴裙自有狂夫在空持勞使
君
梁費昶春郊望美人詩曰芳郊拾翠人迴袖採芳春
金輝起步搖紅采發吹綸陽陽蓋傾月飄飄馬足塵
薄暮高樓下當知妾姓秦
梁劉綬詠傾城人詩曰不信巫山女不信洛川神何
關別有物還是傾城人經共陳王戲曾與宋家鄰未
嫁先名玉來時本姓秦粉光猶假面朱色不勝脣遙
望疑花發聞香知異春夜夜言嬌盡日日態還新已
傾荀奉倩能迷石季倫上客徒留目不見正橫陳

梁鮑泉落日看還詩曰妖姬競早春上苑逐名臣
輕變水色霞濃掩日輪雕甍斜落景畫扇拂遊塵衣
香遙已度衫紅遠更新誰家蕩舟妾何處織縑人
梁徐悱妻劉氏詩曰花庭麗景斜蘭牖輕風度落日
更新粧開簾對芳樹又詩曰東家挺奇麗南國擅容
輝夜月方神女朝霞喻洛妃
梁范靜妻沈戲蕭娘詩曰明珠翠羽帳金薄綠綃帷
因風時暫舉想像見芳姿清晨挿步搖薄晚解羅衣
託意風流子佳情肯自私

陳伏知道詠人娉妾仍逐琴心詩曰春色轉相催佳

人心自迴長卿琴已弄秦家書未來挂冠易分綬薦
枕缺因媒染香風即度登垣花正開貞樓若高下何
如上陽臺

陳徐陵春情詩曰風光今日動雪色故年殘薄衣迎
新節當鑪却晚寒故香分細煙石炭擣輕紈竹葉裁
衣帶梅花奠酒盤年芳袖裏出春色黛中安欲知迷
下蔡先將過上蘭

陳江惲秋日新寵美人應令詩曰後宮唯聞莫瓊樹
絕世後有宋容華皆自爭名進女弟定覺雙飛勝蕩
家願並迎春比翼鳥長作照日同心花聞道艷歌時

易調村許新恩郵久要翠眉未盡自生愁玉臉含帝
還似笑角枕千嬌薦芬香若使琴心一曲奏幽蘭度
曲不可終陽臺夢裏自應通秋樹相思一枝綠爲插
賤妾兩鬟中又新入姬人應令詩曰洛浦流風漾淇
水秦樓初日度陽臺玉軼輕輪五香散金燈夜火百
光開非是妖姬渡江日定言神女隔河來來時向月
別嫦娥別時清吹悲簫史數錢拾翠爭佳麗拂紅點
黛何相似本持纖腰惑楚宮暫迴舞袖驚吳市新人
羽帳挂流蘇故人網戶織跣梅花柳色春難遍情
來春去在須臾不用庭中賦綠草但願思着弄明珠

賦楚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
玉曰玉爲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詞又性好色願王勿
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宋玉玉曰天下之
佳人莫若臣東家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
太短著粉太白施朱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
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
墻闕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
擘耳齟齬歷齒旁行踽偻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
有五子王熟察之誰爲好色者矣秦章華大夫在側
因進而稱曰臣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從容鄭衛溱洧

之間是時向春之未迎夏之陽倉庚喈喈羣女出桑
此效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粧於是處子
悅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踈俯仰
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盼因遷延而辭避目欲其顏
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

漢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司馬相如美麗閑都遊於梁
王梁王悅之鄒陽諧之於王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
色容冶妖麗不忠將欲媚辭取悅遊王後宮相如曰
古之避色孔墨之徒聞齊饋女而遐逝望朝歌而迴
車譬猶防火水中避溺山隅此乃未見其可欲何以

明不好色乎若臣者少長西土鰥處獨居室宇遼廓
莫與爲娛臣之東鄰有一女子元髮豐艷蛾眉皓齒
登垣而望臣三年於茲矣臣棄而不許聞大王之高
義命駕來東途出鄭衛道由桑中朝發溱洧暮宿上
宮上宮閑館寂寞云虛門閣盡掩暖若神居芳香芬
烈黼帳高張有女獨處婉若在牀臣遂撫絃爲幽蘭
之曲女乃歌曰獨處室兮廓無依有美人兮來何遲
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茵褥重陳角枕橫施女乃
施其上服表其中衣皓體呈露弱骨豐肌時來親臣
柔滑如脂臣脉定於內心正于懷翻然高舉與彼長

辭

後漢張衡定情賦曰夫何妖女之淑麗光華艷而秀
容斷當時而呈美冠朋匹而無雙歎曰大火流兮草
蟲鳴繁霜降兮草木零秋爲期兮時已征思美人兮
愁屏營

後漢蔡邕協初賦曰其在近也若神龍采鱗翼將舉
其既遠也若披雲緣漢見織女立若碧山亭亭豎動
若翡翠奮其羽衆色燎照視之無主面若明月輝似
朝日色若蓮葩肌如凝蜜又檢逸賦曰夫何姝妖之
媛女顏煒燁而含榮普天壤其無儷曠千載而特生

妻類聚 卷之十一 十一 川上川
余心悅於淑麗愛獨結而未并情罔象而無主意徒倚而左傾晝騁情以舒愛夜託夢以交靈
魏陳琳止欲賦曰媛哉逸女在余東濱色曜春華艷過碩人乃遂古其寡儔固當世之無鄰允宜國而寧家實君子之攸嬪伊余情之是悅志荒溢而傾移宵炯炯以不寐晝舍食而忘飢歎北風之好我美携手之同歸忽日月之徐邁庶枯楊之生梯道攸長而路阻河廣漚而無梁雖企予而欲往非一葦之可航展余轡以言歸含懽瘁而就牀忽假瞑其若寐夢所懽之來征魂翩翩以遙懷若交好而通靈

魏阮瑀止欲賦曰夫何淑女之佳麗顏灼灼以流光
歷千代其無匹超古今而特章執妙年之方盛性聰惠以和良稟純潔之明節後申禮以自防重行義以輕身志高尚乎貞姜予情悅其美麗無須臾而有忘思挑天之所宜願無衣之同裳懷紆結而不暢兮魂一夕而九翔出房戶以躑躅覩天漢之無津傷匏瓜之無偶悲織女之獨勤還伏枕以求寐庶通夢而交神神惚恍而難遇思交錯以續紛遂終夜而靡見東方旭以既晨知所思之不得乃抑情以自信
魏王粲閑邪賦曰夫何英媛之麗女貌洵美而艷逸

藝文類聚 八 奇卷之六 川文十三
橫四海而無仇超遐世而秀出發唐棣之春華當盛
年而處室恨年歲之方暮哀獨立而無依情紛拏以
交橫意慘悽而增悲何姓命之奇薄愛兩絕而俱違
排空房而就衽將取夢以通靈目炯炯而不寐心忪
怛而惕驚

魏應瑒正情賦曰夫何媛女之殊麗兮姿溫惠而明
哲應靈和以挺質體蘭茂而瓊潔方往載其鮮雙曜
來今而無列發朝陽之鴻暉流精睇而傾泄既榮麗
而冠時援申女而比節余心嘉夫淑美願結歡而靡
因承窈窕之芳美情踴躍乎若人魂翩翩而夕遊甘

同夢而交神書彷徨于路側宵耿耿而達晨清風厲
於元序涼飈逝於中唐聽雲鴈之翰鳴察列宿之華
輝南星晃而電墮偏雄蕭而特飛翼騰言以俯音嗟
激迅而難追傷住禽之無隅悼流光之不歸愍伏辰
之方逝哀吾願之多違步便旋以永思情慘慄而傷
悲還幽室以假寐固展轉而不安神耿耿以潛翔恒
存遊乎所觀仰崇夏而長息動哀響而餘歎氣浮踊
而雲館腸一夕而九煩

魏陳思王曹植靜思賦曰夫何美女之嫵妖紅顏曄
而流光卓特出而無匹呈才好其莫當性通暢以聰

惠行嬋密而妍詳陰高岑以翳日臨淶水之清流秋風起於中林離鳥鳴而相求愁慘慘以增傷悲予安能乎淹流

晉張華永懷賦曰美淑人之妖艷因眇睵而傾城揚綽約之麗姿懷婉婉之柔情超六列於往古邁來今之清英既惠余以至懽又結我以同心交恩好之款固接情愛之分深誓中誠於曠日要執契以斷金嗟夫天道幽昧差錯繆於參差怨祿運之不遭雖義結而絕離執纏綿之篤趣守德音以終始邀幸會於有期翼谷華之我俟儻皇靈之垂仁長收懽於永已

梁江淹麗色賦曰夫絕世獨立者信東鄰之佳人既翠眉而瑤質亦顛瞳而頰脣灑金花及珠履颯綺袂與錦紳色練練而欲奪光炎炎而若神非氣象之可譬焉影響而能陳故仙藻靈葩冰華玉儀其始見也若紅蓮鏡池其少進也如綵雲出崖五光徘徊十色陸離寶過珊瑚同樹價直瓊草共枝於是雕臺繡戶當衢橫術椒庭承月碧幌延日架虬柱之嚴麗巨虹梁之峻密錦幔垂而香寂桂煙起而清謐女乃曜邯鄲之躡步媚北里之鳴瑟若夫紅華舒春黃鳥飛時紺蕙初軟頰蘭始滋不擊蘅帶無倚桂旗摘芳拾蕊

涵詠吐辭笑月出於陳歌感蔓草於衛詩氣炎日永
離明火中檉榮任露蓮華勝風後欄丹柰前軒碧桐
笙歌畹右琴舞池東至乃西陸始秋白道月弦金波
照戶玉露愛天氣以濕兮曉未半星雖流兮夜何央
憶雜佩兮且一念憐錦衾兮以九傷於是帳必藍田
之寶席必蒲萄之文館圖明月室盡浮雲言必入媚
動必應規有光有艷如合如離氣柔色靡神凝骨奇
經秦歷趙既無其雙尋楚訪蔡不覲其容非天下之
至麗孰能與於此哉

梁沈約麗人賦曰有客弱冠未仕締交戚里馳驚王

室遨遊許史歸而稱曰狹斜才女銅街麗人亭亭似
月嫵婉如春凝情待價思尚衣巾芳躅散麝色淺開
蓮陸離羽珮雜錯花鈿響羅衣而不進隱明燈而未
前中步檐而一息順長廊而迴歸池翻荷而納影風
動竹而吹衣薄暮延佇宵分乃至出閨入光含羞隱
媚垂羅曳錦鳴瑤動翠來脫薄粧去留餘膩霑粧委
露理髮清渠落花入領微風動裙

賢婦人

毛詩曰栢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
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列女傳曰楚昭貞姜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大王與官人約命曰召若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取從使者而行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節而已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也然妾不敢棄約越義而求生大水至而死乃號曰貞姜又曰楚白貞姬者楚白勝之妻也白公早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使大夫操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因以輜駟三十乘迎之將以爲夫人夫人辭曰白公無恙時

妾幸得充後宮執箕箒今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吳王賢其守節而有義號曰楚貞姬又曰魯秋胡潔婦者魯秋胡之妻也秋胡子既納之五日而去宦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有一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下車暑日苦曝獨採桑吾行道遠願託桑陰下一食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少年力桑不如見公卿今吾有金願與夫人婦人曰採桑力作紡績經織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而已矣吾不願人之金也秋胡子還家奉金遺母母

使人呼其婦婦乃向採桑婦婦乃自投於河而死又
曰梁寡高行者梁之賓婦早寡不嫁梁貴人爭欲取
之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之高行曰妾之夫不幸
先犬馬填溝壑妾宜以身薦棺槨守養幼孤不得專
意妾聞婦人之義一往不改以全貞信之節棄義而
從利無以爲人乃援鏡操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餘
之人殆可釋矣王高其節號曰高行又曰漢中趙高
妻者同郡張氏之女也字禮修姑嚴酷無道小怒則
罵大怒則罰禮修恭承初無愠色引過自咎姑後知
之乃變意厚加愛敬後姑疾病其女來視臨困却女

曰我困矣絕命當在賢婦之手婦前抱持乃絕後郡
內遭賊高死君難禮修以碧塗面亂頭稱痛懷刀在
身意氣烈決賊不迫也叔父矜其年壯欲更嫁之禮
修慷慨至死爲誓又曰丹陽羅靜者廣德羅勤之女
也爲同縣朱曠所聘昏禮未成勤遇病喪沒鄰比斷
絕曠觸冒經營尋復病亡靜感其義遂誓不嫁有楊
祚者多將人衆自往納幣靜乃逃竄祚劫其弟妹靜
懼爲祚所害乃出見之曰實感朱曠爲妾父而死是
以託身亾者自誓不貳辛苦之人願君哀而舍之如
其不然請守之以死乃舍之又曰蜀景竒妻者羅氏

之女字貢羅奇亾無嗣貢羅專心供養父青以許同郡宰詩貢羅與父書陳其情志（歷）年不歸後青受遠使詩白州告縣發遣貢羅貢羅乃由徑道詣州白訴言意慷慨請死不從州嘉而許焉又曰犍爲相登妻者名度適登一年而寡守令吳厚因入問度度引刀截髮縣長吏復遣媒介度曰前已斷髮謂之表心何悞復有斯言哉欲取刀割鼻左右救止又曰沛郡劉長卿妻者生一男字玉玉五歲而長卿卒懼見詢嫁既不歸（寧）兄弟時往防漸遠疑言不及外玉年十五死乃援刀割耳明已不二在喪側者無不感傷又曰

吳孫奇妻者廣陵范慎女名姬年十八配奇一年而奇亾慎以姬少寡無子迎還其家姬不肯歸迎者以父母命迫之姬遂操刀割耳及鼻曰父起我者不過以我年少而色美今已殘矣行將焉如於是迎者空反又曰廣漢廖伯妻者同郡段氏之女名紀配性聰敏達於詩書進退閑暇父母將有所許紀配曰梁高行割鼻告誠以全其節求生害仁仁者不爲紀配生見禮義豈獨使古人擅名哉作詩三章以諷父母乃援刀斷指又曰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名榮升遊誕博戲不治操行榮躬勤家業以養其姑勸升學問未

嘗不垂淚而言榮父疾升呼榮欲改嫁之榮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後感悔尋師遠學四年乃歸遂致名譽爲州所辟遇劫被害榮手刃殺升者以首還祭又曰河南貞義者樂羊子之妻羊子出學貞義截髮賣以供其費後羊子得遺金一餅以與貞義貞義曰妾聞君子不以利誇行羊子慙而棄之鄰人欲犯貞義而劫其姑貞義操刀而出鄰人曰從者可不從者殺汝姑貞義仰天而歎以刀刎頸而死太守以大夫禮葬之號曰貞義又曰留子直妻者漢末擾攘隨夫之從父客居豫章從父與賊交通郡收族

之妻年少有色太守客請以爲妻守死不從以還太守付吏殺之臨死顏色不變口無怨言郡吏及客憐更還救請免既得活乃自割耳久之太守聞其夫在遂還其妻又曰會稽翟素者翟氏之女也受聘未及配適遭亂賊欲犯之臨之以刃曰不從者今即死矣素曰我可得而殺不可得而辱賊遂殺素

詩晉傳元秋胡詩曰秋胡納令室三日宦他鄉皎皎潔婦姿泠泠守空房嫵婉不終夕別如參與商積誠馳萬里既至兩相忘行人悅令顏借息此樹傍言以逢卿喻遂下黃金裝

宋頽延之秋胡詩曰燕居未及好良人顧有違脫巾
千里外結綬登王畿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蠶月
觀時暇桑野多經過佳人從所務窈窕援高柯傾城
誰不顧弭節停中河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義心
多苦調密此金玉聲如何久爲別百行愆諸已愧彼
行露詩甘之長川浹

贊晉左九嬪班婕妤贊曰恂恂班女恭讓謙虛辭輦
進賢辭祝理誣形圖丹青名侔樊虞
孟軻母贊曰鄒母善導三徙成教鄰止庠序俎豆是
効斷織激子廣以墳奧聰達知禮敷述聖道

狂接輿妻贊曰接輿高潔懷道行謠妻亦冰清同味
元昭遺俗榮津志遠神遼

荆武王夫人鄧曼贊曰天道惡盈極數則微邈哉鄧
曼心映禍幾覩兆歎亡考德知衰賢智卓殊邈哉難追
齊杞梁妻贊曰遭命不改逢時險屯夫卒莒場郊弔
不寘哀崩高城訴情穹旻遂赴淄川託軀清津
齊義繼母贊曰聖教元化禮貴信誠至哉繼母行合
典經不遺宿諾義割私情表德來裔垂則後生
魯敬姜贊曰邈矣敬姜含德之英于行則高于理斯
明垂訓子宗厲發奇聲宣尼三歎萬代遺馨

晉涪鈕母孫氏公孫夫人序贊曰夫人姓公孫氏會稽剡人也夫人資三靈之淳懿誕華宗之澄粹奇朗照於齟齬回教成於弱笄慈恩溫恭行有秋霜之潔祇心制節性同青春之和敦悅憲章動遵禮規居室則道齊師氏有行則德配女儀禮服有盈籩豆無闕猗歟夫人天姿特挺行高冰潔操與霜整性揚蘭芳德振玉穎猗彼瓊林奇翰有集展彼碩媛含德來綺動與禮遊靜以義立

碑晉張林陳夫人碑曰夫人姓徐吳郡嘉興人也夫人少膺靈粹誕茲淑貞聰哲明敏溫恭柔順體仁足

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恭順不惰其心明烈寔備其體若夫柔惠清順中和聖善婦德既備母道亦踐志厲冰玉厥德靡顯靡靡其操翼翼其仁明景內映朗節外新芳徽風邁淑慎其身

書晉鈕涪母與虞定夫人薦環夫人書曰瓊聞興賢崇德聖主令典旌善表操有邦盛務伏見族祖吳國亾民富春孫彥妻環少厲令節服膺道教逮適孫氏恪居婦職宗姻有聲奉禮未周彥母喪殯喪殯半年彥奄亾沒環率禮奉終抗義明節傾竭私產以供葬送禮服既終前無立子家欲改醮誓而不許

解晉湛方生上貞女解曰伏見西道縣治下里龍憐
年始弱笄出適皮氏未逾半年聳京殞沒京兄弟三
人相尋凋落外靡期功之親內絕胤嗣之繼憐貨其
父母之資躬親機杼之勤數年之間三喪俱舉四節
蒸嘗于今不輟志存匪石之固行無片言之玷賢良
屢聘誓而弗許守節窮居於今五十餘年矣詳觀之
遺烈書于記傳者或毀髮膚之體以絕求者之望或
自經溝中苟全不奪之志雖操存而身亾行立而形
虧寡能兼全其道始終若斯者也憐蓋草萊之婦人
耳生於幽谷之中長於荒榛之下目不見尺素之文

耳不聞今古之說師心率已蹈茲四德抑可謂稟靈
山岳自然天知者矣而彤管未揮令問不彰非所以
表賢崇善激揚貞風也

老

說文曰老考也七十曰耆八十曰耄九十曰老
釋名曰九十曰鮐背或曰黃耆或曰凍梨或曰鯢齒
或曰眉壽

易曰枯楊生萑老夫得其女妻

尚書曰五福一曰壽

禮記曰百年曰期頤又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憂

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又曰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又曰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又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毛詩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又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鮐背以引以翼

左傳曰燭之武對鄭伯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又曰晉悼大夫食輿人絳縣人或年長矣使問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年於今三之一也使

問諸師曠曰七十三矣

論語識曰堯舜遊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遊河渚曰河圖將浮五老飛爲流星上入昴

國語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敬言於國曰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也必恭恪於朝朝夕以警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

周書曰文王召太子發曰嗚呼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守守之哉傳之子孫

尚書中候曰齊桓公封禪謂管仲曰寡人日暮仲父年艾

尸子曰湯問伊尹曰壽可爲耶伊尹曰王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也

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

戰國策曰昔者秦魏爲與國齊楚約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出可乎曰敬諾遂約車遣之且說秦王秦王遂發兵救之

史記曰秦始皇謂王翦曰將軍老矣何怯也又曰武帝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事申公時已年八十餘矣又曰伏生秦博士孝文欲求治尚書天下無有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老不能行詔晁錯往受之

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見畝〔一〕人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三矣公曰美哉壽也又曰楚〔一〕先生被蓑帶索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先生曰惡將我使而老哉使我投石拔距乎追車赴馬乎吾將死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而

遠謀乎設精神而決嫌疑吾乃始壯矣何老之有
說苑曰楚文王伐鄭使王子華子露車二子出遊老
載畚從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畚

漢書曰馮唐以老爲郎文帝輦過問曰父老何自爲
郎又曰張蒼口中無齒飲乳妻妾以百數曾孕者不
復幸年百餘歲乃卒又曰張安世薦蘇武明習故事
奉使不辱宣帝以武著節老臣今朝朔望號稱酒祭
東觀漢記曰馬援年六十二請擊五溪蠻帝愍其老
未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
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遂遣援

續漢書曰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舖之以糜粥玉
杖長九尺端鳩飾鳩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也又
曰仲秋祠老人星于國南郊

神仙傳曰淮南王安好道術八公詣門門者見垂白
不進八公皆化成童子色如桃花門吏白王王迎之
登思仙之臺八公還成老人授之要道

世說曰顧悅與簡文同年而早白簡文問曰卿何以
先老荅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姿隆冬轉茂
瀨鄉記曰老聃計其年紀時已一百餘聃無老耄之
貌也

述異記曰尹雄年九十左鬚生角長寸半

詩魏應璩詩曰古有行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

歲相與鋤禾莠任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又新詩曰

少壯面目澤長老顏色麤麤醜人所惡拔白自洗

魏阮瑀詩曰白髮隨櫛墜未寒思厚衣四支易懈倦

行步益踈遲常恐時歲盡魂魄忽高飛自知百年後

堂上生旅葵

晉張載詩曰氣力漸衰損髮髮終以皓昔爲春月華

今爲秋日草

晉陸機詩曰軟顏收紅藥玄髮吐素華冉冉逝將老

咄咄柰老何

梁范泰詩曰枉生竟何豫未云倏已老華髮飄悴容

苦慮栖懷抱疇昔少年時皆以歸大造

梁簡文帝詩曰昔類紅蓮草自玩淥池邊今如白華

樹還悲明鏡前

梁孔壽老詩曰盛年歌吹日顧步惜容儀一朝衰朽

至星星白髮垂

表梁沈約致仕表曰徒以桑榆無幾時制行及不朝

之禮忽在今辰使反身敝廬待終窮巷臣又聞之懸

車散髮其來舊矣昔廣德請骸義在量力二疎知止

懼貽後悔數年以來稍就盡竭氣力衰耗不自支持
若蒙天地大恩造物洪施拯其隆滿之切救其害盈
之災譬彼日昊假榮終朝踟躕夕景少觀盛化宅壤
歸泉自無云幾祈仁仰澤事止寸陰

梁王僧孺爲韋雍州致仕表曰一旦攀附遂無涯限
排雲矯漢飛捧待翼陸離蟬組照灼潘旗受賑推轂
執珪奉酎變狹室於高門改小冠於侯服况復還周
紐其六印歸齊列其五鼎常懼輪輕載積基薄墉高
器覆危傾人指鬼瞰老與年并疾隨衰及途遙齒截
漏迫鍾鳴高春之景一斜不周之風忽至菌蟪夕陰

倏駛無幾葦蕪朝采飄零已及仰朱闕而掩涕向濠
谷而自悲豈復式瞻拱默仰接鍾鼓儻惟蓋未親東
岳稍駐擊壤鼓腹其賜猶多

周王褒爲庫狄峙致仕表曰俛音赴曲操終則什傾
身舉重刀殫斯斃何者日暮途遠前哲所以告歸漏
盡載馳昔賢以之知退

陳徐陵爲王儀同致仕表曰尺波歸海恒歎不居爝
火爲薪猶悲假續况復星迴日薄通人有乞老之言
鍾鳴漏盡前史有夜行之誠五陵鼎族家傳軒冕四
姓鄉侯榮由恩澤雖虛名靡實世官非才年力方強

雖不能辭退今三元肇慶六呂司春得奉萬壽之盃
豫參百辟之禮便釋朝衣謹遵初服方同孔光之杖
載遊戶庭廣德之車方懸私館

疏後漢班超上疏曰蠻夷之俗畏壯悔老臣超犬馬
齒耄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自以壽終屯部
誠無所恨但願生入玉門關不敢望封酒泉郡

藝文類聚卷之十八 華陽喬樹榭枝字

藝文類聚卷第十九

唐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人部三 言語 謳謠 吟

言語

釋名曰言宜也宜彼此之意也語敘也敘已所欲說
述也

說文曰直言曰言論議曰語

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
則千里之外違之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

毛詩曰嘏矣能言巧言如流又曰無易由言又曰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又曰于時言言于時語語左傳曰晉叔向適鄭駸箴惡從收噐者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聰明也又曰鄭子太叔卒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遠同無傲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禮記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又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綽又曰言不危行

行不危言又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

大戴禮曰黃帝弱而能言

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

論語曰定公問一言可以興邦有諸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一言可以喪邦有諸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又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繹之爲貴

鄧析書曰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一言不急駟馬不能及故惡言不出口苛聲不入耳尸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

申子曰一言正天下定一言倚天下靡

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
人與之言哉又曰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
之以言

鶡冠子曰趙武靈王問龐緩曰寡人聞飛語流傳曰
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淮南子曰得萬人之兵不若聞一言之當

漢書曰漢王與項羽臨廣武間而語又曰太尉周勃
迎代王請問宋昌曰所言公公之所言私王者無私
又曰韓信當斬視滕公曰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

滕公竒其言壯其貌弗斬與語大悅之

孫卿子曰贈人以言重於珠玉傷人以言甚於戰劍

吳志曰張尚孫皓時為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

括地圖曰太極山采華之草服之通萬里之語

衛玠別傳曰太尉王君見阮千里而問曰老莊與聖

教異阮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椽世號阮瞻

三語掾王君見而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阮曰

苟是天下民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於一言

神仙傳曰老子生而能言

詩梁昭明太子大言詩曰觀修鯤其若轍鮒視滄海

之如濫觴經二儀而跼蹐跨六合以翱翔又細言詩
曰坐計鄰空塵憑附蝶螟翼越咫尺而三秋度毫釐
而九息

梁殷鈞大言應令詩曰噫氣爲風揮汗成雨聊灼戴
山龜欲持探遠古又細言應令詩曰汎舟毛滴海爲
政蝸牛國逍遙輕塵上指辰問南北

梁王規大言應令詩曰俯身望日入下視見星羅噓
入風而爲氣吹四海而揚波又細言應令詩曰針鋒
於焉止息髮杪可以翱翔蛟眉深而易阻蟻目曠而
難航

梁王錫大言應令詩曰欲遊五岳追不得伸杖千里
之木鱸橫海之鱗又細言應令詩曰冥冥藹藹離朱
不辯其實步蝸角而三伏經鍼孔而千日

梁張纘大言應令詩曰河流既渴日月俱騰罨羅微
物動落雲鵬又細言應令詩曰遨遊蟻目辯輕塵蚊
睫成宇蟲如輪

梁沈約大言應令詩曰隘此大沈庭方知九陔局窮
天豈彌指盡地不容足又細言應令詩曰開館尺楹
餘築榭微塵裏蝸角列州縣毫端建朝市

賦楚宋玉大言賦曰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

陽雲之臺王曰能爲寡人大言者上座王因稱曰操
是太阿戮一世流血冲天車不可以厲至唐勒曰壯
士難兮絕天維北斗戾兮太山夷至宋玉曰方地爲
車圓天爲蓋長劔耿介倚天外王曰未可也玉曰并
吞四夷飲枯河海跋越九州無所容止又小言賦曰
楚襄王既登陽雲之觀命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
並進大言賦賦卒而宋玉受賞又曰有能爲小言賦
者賜之雲夢之田景差曰戴氛埃兮垂測塵體輕蚊
翼形微蚤鱗經由鍼孔出入羅巾唐勒曰折飛糠以
爲輿剖批槽以爲舟憑螭皆以顧盼附蟻蠓而遐遊

又曰館于蠅鬣宴于毫瑞亨虱腦切蟻肝會九族而
同躋猶委餘而不殫宋玉曰無內之中微物潛生比
之無象言之無名蒙蒙景滅昧昧遺形纖於毳末之
微篋陋於茸毛之方生視之則耿耿望之則冥冥離
朱爲之歎悶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
小何如此之爲精王善賜雲夢之田

晉傅咸小語賦曰楚襄王登陽雲之臺景差唐勒宋
玉侍王曰能爲小語者處上位景差曰么蔑之子形
難爲象晨登蟻埃薄暮不上朝炊半粒晝復得釀亨
一小虱飽於鄉黨唐勒曰攀蚊髯附蚋翼我自謂重

彼不極邂逅有急相切逼竄於針孔以自匿宋玉曰
折薛足以爲擢舫粒糠而爲舟將遠遊以遐覽越蟬
溺以橫浮若涉海之無涯懼湮沒於洪流彌數旬而
汔濟陟蟻蟻之崇臣未升半而九息何時遠乎頭
魏陳暄應詔語賦曰覈生民之要技實言語以爲前
樞機誠爲急務筆札乃是次焉擬金人於右階稱石
人於左邊鄭僑戎服而無媿張儀舌存而理瘞唯諾
唯辯何者是與故知于時言言于時語語若乃遼城
嶮峻齊陣交加燕將恐懼漢帝咄嗟魯連纜吐數句
鄺子直御單車息十重之縈帶賢百萬之誼譁至於

蘭臺靜秘華燭高明徐斟桂醕緩奏秦聲二三朋好
數四才英既說前賢之往行重觀生死之交情扼腕
抵掌攘袂盻衡當斯時也何者爲榮欲同吃如鄧士
載欲作辯似婁君卿爲守爲相並如此少意少事不
成名

贊魏王粲反金人贊曰君子亮直行不柔辟友賤不
恥誨焉是益我能發蹤彼用遠迹一言之賜過乎璵
璧末世不敦義與茲易而言匪忠退有其譴

箴晉蘇彥語箴曰孔子曰余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
赫胥之世大庭之治元風陶鼓率直放志熙熙群動

無欲無事遠于三季奔競茲彰雷動風駭飛辯雲翔
戰國紛擾爭霸稱疆爾乃遊說縱橫騁技時王銜刃
懷毒吐膏示芳利動春露害重冬霜四紀若馳七都
翦亾爰茲末俗易風皴颺先意承旨原情察鄉擯爾
籩豆和樂且康

銘周太廟金人銘曰孔子觀周入后稷廟廟堂右階
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我古之慎言
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
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
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燄燄弗滅炎炎

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
不札將尋斧柯

晉孫楚反金人銘曰晉太廟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
書其背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
事則後生何述焉夫唯立言名乃長久胡為塊然生
鉗其口凡夫貪財烈士殉名盜跖為濁夷柳為清鮑
肆為臭蘭圃為馨莫貴澄清莫賤滓穢二者言異歸
於一會堯懸諫鼓舜立謗木聽采風謠惟日不足道
潤群生化隆北屋末葉陵遲禮教彌衰承旨則順忤
意則違時好細腰宮中皆飢時悅廣額下作細眉逆

龍之鱗必陷斯機括囊無咎乃免誅夷顛覆厥德可
爲傷悲則可用戒無妄之時假說周廟於言爲蚩是
以君子追而正之

論晉歐陽建言盡意論曰有雷同君子問於遠衆先
生曰世之論者以爲言不盡意由來尚矣至乎通才
達識咸以爲然若夫蔣公之論眸子鍾傳之言才性
莫不引此爲談證而先生以爲不然何哉先生曰夫
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聖人不言而鑒識存焉形不待
名而方圓已著色不俟稱而黑白以彰然則名之於
物無施者也言之於理無爲者也而古今務於正名

聖賢不能去言其故何也誠以理得於心非言不暢
物定於彼非言不辯言不暢志則無以相接名不辯
物則鑒識不顯鑒識顯而名品殊言稱接而情志暢
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
稱也欲辯其實則殊其名欲宣其志則立其稱名逐
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響應形存影附不得
相與爲二苟其不二則無不盡吾故以爲盡矣

謳謠

爾雅曰徒歌謂之謠

毛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左傳曰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瞠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家語曰孔子相魯齊人歸女樂魯君淫荒孔子遂行師乙送孔子曰吾欲歌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列子曰堯微服遊康衢童兒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韓子曰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管仲曰公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賜貧窮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其冠乎

呂氏春秋曰魏襄王使史起為鄴令引漳水灌田民大得利相與歌曰鄴有賢令今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勿終古曷鹵兮生稻梁

史記曰曹參為漢相國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又曰衛子夫為皇后弟青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

漢書曰趙中大夫白公奏川渠引涇水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鋪如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又曰馮立為西

河生郡在職公廉與野王相代治行相似而多恩吏
民乃歌曰大馬君小馬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聖
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
東觀漢記曰張湛爲漁陽太守開田八千餘頃勸民
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歧張君
爲政樂不可支又曰廉範字叔度爲蜀郡太守舊制
禁民夜作以防火範乃毀削先令但嚴儲水而已百
姓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一襦
今有五袴

新序曰延陵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徐人歌之曰延

陵季子兮不忘舊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上)墓

謝承後漢書曰岑熙遷魏郡太守人歌之曰我有枳
棘岑君伐之我有蝨賊岑君遏之狗犬不驚足下生
黿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哉岑
君於戲在茲又曰皇甫嵩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飢
民百姓歌曰天下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
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又曰劉駒除撻陽長以病免
吏民思而歌之曰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
此下民又曰郭賀字喬卿爲荊州刺史到官有殊政
百姓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

續漢書曰張霸為會稽郡越賊歸附童謠曰棄我戟
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又曰李燮拜京兆詔發西園
錢君上封事遂上不發吏民愛敬乃謠曰我府君道
教舉恩如春威如虎剛不吐弱不茹愛如母訓父如
吳志曰周瑜少精意於音樂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
必知之知之必顧時人謠曰曲復誤周郎顧

吳錄曰王譚字世容為成武令民服德化宿惡奔迸
父老歌曰王世容治無雙省徭役盜賊空

王隱晉書曰王祥為本州別駕時人歌曰海內之康
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又曰裴秀年十歲餘

時人謠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又曰諸葛恢字道明荀
闈字道明蔡謨字道明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
歌之曰京師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續安帝紀曰司馬休之兄尚為桓元所敗休之奔淮
泗頗得彼之人心從者為之歌曰可憐司馬公作性
甚溫良憶昔水邊戲使我不能忘

會稽典錄曰徐宏字聖通為汝陰令誅鋤姦桀道不
拾遺民歌之曰徐聖通為汝陰平刑罰姦宄空

文士傳曰東晉太康中大旱晉乃令邑人躬共請雨
三日水三尺百姓為之歌曰東先生通神明請天三

書之類身 八音卷之十九 二 川 五 八

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酬之報東長

殷氏世傳曰殷褒為滎陽令廣築學館會集朋徒民

知禮讓乃歌曰滎陽令有異政修立學校人易性令

我子弟恥訟爭

車穎秦書曰苻堅時關隴百姓豐樂民歌之曰長安

大街兩邊種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

趙書曰劉曜討陳安於隴城安死隴城健兒乃謠曰

陳安體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又曰汲桑

六月盛暑重裘累茵使人扇患不清涼斬翁者時軍

中為之謠曰士為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被豹裘不

識寒暑斬他頭

襄陽耆舊記曰山季倫每臨習池未曾不大醉而還

恒曰我高陽池中也襄陽城中小兒歌之曰山公何

所去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酪酏無所知時時能

騎馬倒着白接籬舉鞭向葛强何如并州兒

世說曰郤超王珣並以俊才為桓大司馬所眷珣為

主簿超為記室叅軍超為人多鬚珣形狀短小時人

為之歌曰髯叅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晉夏侯湛長夜謠曰日暮兮初晴天灼灼兮遐清披

雲兮歸山垂景兮昭庭列宿兮皎皎星稀兮月明亭

宏達堂櫻柿

聖之類身 八言卷之十九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稽謂以逍遙兮眇大虛以仰觀望閭闔之昭晰兮麗
紫微之暉煥

晉湛方生懷歸謠曰辭衡門兮至歡懷生離兮苦辛
豈羈旅兮一慨亦代謝兮感人四運兮道盡化新兮
歲故氣慘慘兮疑晨風悽悽兮薄暮雨雪兮交紛重
雲兮四布天地兮一色六合兮同素山木兮摧披津
壑兮疑互感羈旅兮苦心懷桑梓兮增慕胡馬兮戀
北越鳥兮依陽彼禽獸兮尚然况君子兮去故鄉望
歸塗兮漫漫眇江流兮洋洋思涉路兮莫由欲越津
兮無梁

陳沈炯獨酌謠曰獨酌謠獨酌獨長誼智者不我顧
愚夫余未要不愚復不智誰當余見招所以成獨酌
一酌傾一瓢生涯本漫漫神理暫超超一酌矜許史
再酌傲松喬頻頻四五酌不覺凌丹霄倏忽厭五鼎
俄然賤九韶彭殤無異葬夷跖可同朝龍蠖非不屈
鵬鷁但逍遙寄語號呶侶無乃大塵囂

吟

說文曰吟歎也

釋名曰吟嚴也其聲本出於憂愁故聲嚴肅使聽之
悽歎也

毛詩序曰吟詠情性以力其上

鹽鐵論曰曾子傍山而吟山鳥下翔

東觀漢記曰梁鴻常閉戶吟詠書記

魏志曰管輅隨軍西行過母已儉墓下倚松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

陳武別傳曰陳武字國本休屠胡人常騎驢牧羊諸家牧豎十數人或不知歌謠者武遂學太山梁父吟幽州馬客吟及行路難之屬

文士傳曰李康清廉有志節不能和俗爲鄉里豪右

所共害故宦塗不進作遊山九吟

蜀志諸葛亮梁父吟曰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家田強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國相齊晏子

晉潘尼逸民吟曰我顧傲世自遺舒志六合由巢是追沐浴池洪迅羽衣陟彼名山採此芝薇朝雲鬢黷行露未晞遊魚群戲翔鳥雙飛逍遙博觀日晏忘歸嗟哉世士從我者誰

嘯

雜字解詁曰嘯吹聲

毛詩曰有女叱離條其嘯矣遇人之不淑矣

列女傳曰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傷人聞之心莫不爲之慘者鄰婦從之遊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乎吾爲子求偶漆室女曰吾豈爲不嫁之故而悲哉憂吾君老太子少也

莊子曰童子夜嘯鬼數若齒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將欲伐楚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歎群臣莫有曉王意者伍子胥深知王憂乃薦孫武善爲兵法人莫知其能

魏略曰諸葛亮在荊州遊學每晨夜常抱膝長嘯

竹林七賢論曰阮籍性樂酒善嘯聲聞數百步又曰籍常箕踞嘯歌酣放自若時蘇門山中忽有真人在焉籍親往尋其人擁膝巖顛遂登嶺從之箕坐相對籍乃商略終古以問之屹然不應籍因對之長嘯有間彼乃斷然笑曰可更作籍乃爲嘯意盡退還半嶺嶺巔嘈然有聲若數部鼓吹顧瞻乃向人嘯也

孫登別傳曰孫登魏末處邛北山中以石室爲宇編草自覆阮嗣宗聞登而往造焉適見苦蓋被髮端坐巖下鼓琴嗣宗自下趨之既坐莫得與言嗣宗乃嘲

嘯長嘯與鼓琴音諧會雍雍然登乃道爾而笑因嘯和之妙響動林壑

晉陽秋曰嵇康見孫登對之嘯時不言

郭子曰劉道真少時善歌嘯有一老姥識其非常之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豚不謝

潯陽記曰桓宣穆使人尋廬山見一人謂之曰君過前嶺必逢二年少相隨長嘯試要問之若不與言者可速去此人過嶺果見二年少以袂掩鼻長嘯狀如惡鼻呼不與言

世說曰晉文王德盛功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唯阮

籍箕踞嘯歌酣放自若又曰劉越石爲胡騎所圍城中窘迫劉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而去

搜神記曰趙炳嘗臨水從船人乞渡船人不許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

漢晉春秋曰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觀之有一老父獨耕不輟議郎張溫使問焉父嘯而不答

王廙別傳曰王導與庾亮遊于石頭會遇廙至爾曰迅風飛帆廙倚樓而長嘯神氣甚逸

神境記曰滎陽郡西有靈源山有石髓紫芝昔者有

採藥此山聞林谷間有長嘯者今樵人往往猶聞馬
異苑曰尋陽姑石在江之坻初桓元至西下令人登
之中嶺便聞長嘯聲甚清澈至峯見一人箕踞石
夢書曰夢吹嘯者欲有求

詩晉陸雲詩曰逍遙近南畔長嘯作悲歎

晉郭璞詩曰綠羅結高林蒙籠蓋一山中有冥寂士
靜嘯撫清絃

賦晉成公綏嘯賦曰逸群公子體竒好異傲世忘榮
絕棄人事於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道
德之元奧邈跨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發妙聲於

丹脣激哀音於皓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燦起
協黃宮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飄遊雲於泰清集長
風乎萬里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
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動脣有曲發口
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清激切於竿笙優潤和於
瑟琴列列飈揚啾啾響作秦胡馬之長思向寒風乎
北朔又似鴻鴈之將雛群鳴號乎沙漠故能因形創
聲隨事造曲應物無窮機發響速乃吟詠而發散聲
驛驛而響連心滌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
晉殷仲堪將離詠曰爾乃理轡杖策或乘或步行悲

歌以諧歡朗長嘯以啓路

書晉桓元與袁宜都書論嘯曰讀卿歌賦序詠音聲皆有清味然以嘯為髣髴有限不足以致幽旨將未至耶夫契神之音既不俟多瞻而通其致苟一音足以究清和之極阮公之言不動蘇門之聽而微嘯一鼓元默為之解顏若人之興逸響惟深也哉

袁松山荅桓南郡書曰嘯有清浮之美而無控引之深歌窮測根之致用之彌覺其遠至乎吐辭送意曲究其奧豈唇吻之切發一往之清冷而已哉若夫阮公之嘯蘇門之和蓋感其一奇何為徵此一至大疑嘯

歌所拘耶

笑

說文曰欣笑喜也

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又曰旅人先笑後號咷又曰笑言啞啞

毛詩曰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傲中心是悼又曰兄弟不知啞其笑矣又曰載笑載言又曰宴笑語

左傳曰晉侯使郟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郟子登婦人笑於房又曰晉士彌牟送叔孫于箕

叔孫使梁其跽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歎乃殺之右
顧而笑乃止

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禿晉郟克跛衛孫良夫眇曹公
子首僂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跛者御跛者僂
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而笑之客不悅

論語曰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
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
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又
曰子游爲武城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
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民人好大笑

樂聲儀曰人情喜則笑矣

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晏子曰齊景公置酒泰山公四望喟然歎泣數行曰
寡人將去此堂國者而死耶左右泣者三人晏子搏
髀仰天大笑曰樂哉今之飲也公怒曰子笑何也對
曰臣見怯君一諛臣三是以大笑公慙

瑣語曰師曠御晉平公鼓瑟輟而笑曰齊君與其嬖
戲墜於牀而傷其臂平公命人書之曰某月某日齊
君戲而傷問之於齊侯笑曰然有之

楚辭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又曰行不群以顛越兮又眾兆之所哈

呂氏春秋曰戎常寇關幽王擊鼓諸侯皆至褒姒大悅而笑王欲褒姒之笑數擊鼓而諸侯至無寇及直寇至擊鼓而諸侯不來遂為戎所滅

史記曰孫子試兵以王寵姬二人以為軍隊長三鼓官女皆掩口而笑又曰孟嘗君過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大笑曰始以薛公為魁梧也然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又曰高祖奉玉卮為太

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仙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漢書曰匡衡能解詩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

蜀志曰馬忠為人寬濟有度量恒大笑而已忿怒不形於色

晉中興書曰石勒與李陽相近陽性剛愎每爭漚麻池共相撲打互有勝負勒既貴召陽至引入言及平生酒酣宣陽肘曰卿年老臂中故有力不頗復與人

闕耶孤往數得卿拳卿亦快得孤毒手因大笑又曰
勒治門閣至峻有醉胡乘馬徑入府門勒問門吏馮
翥向走馬入門爲是何人翥惶遽誤對忘諱向有醉
胡乘馬馳來卽已訶問胡人難與語非小吏所制勒
笑曰胡正自難可與言

蜀記曰譙周字允南體貌素朴無造次辯論之才諸
葛亮領益州牧州爲勸學從事初見左右皆笑旣出
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欲不能忍况左右乎

世說曰張華問陸機曰雲何以不來機曰雲有笑疾
恐公未悉故未敢俄而雲詣華華爲人多姿制又好

帛纏髮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又曰陸雲好笑嘗著
緞幘上船水中自見其影便大笑不已幾落水又曰
栢南郡與道暉講老子王侍中爲主簿在坐桓公曰
王主簿可顧名思義王未有荅且大笑栢公曰王思
道故能作大家兒笑

賦晉孫楚笑賦曰有度俗之公子總萬物之細故心
髣髴乎巢由以得意爲至樂不拘戀乎凡流會親戚
於高宇結宗盟於綢繆所以交頸偃仰推匈指掌亢
洪聲於通谷順長風以流響氣參譚以相屬若將頽
而復往或頓蹶俛首狀似悲愁怫鬱唯轉呻吟郁伊

藝文類聚卷第十九
或攜手悲嘯嘯天長叫遲重則如陸沉輕疾則如水
漂徐疾任其口頰圓合得乎機要或中路背叛更相
毀賤傾倚叵我彫聲迄乎日晏信天下之笑林調謔
之巨觀也

藝文類聚卷第十九

井研廖登廷校字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

唐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人部四

聖

忠

賢

孝

聖

尚書曰睿作聖又曰聖作則

莊子曰以德分人謂之聖

白虎通曰才稱萬人曰傑倍傑曰聖

風俗通曰聖者聲也通也言其聞聲知情通於天地

條暢萬物也

家語曰聖者德合天地變通無方也

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禮記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疇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又曰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叡智足以有臨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齋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毛詩曰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不失其聖也又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大戴禮曰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又曰哀公問曰何謂聖人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智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測物之情性者也

論語曰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禮記曰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又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求及前人也六韜曰聖人與天下之人皆安樂又曰聖人守無窮之府用無窮之才天下仰之而治

管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也

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文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明於分理也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也又曰聖人以仁義爲準繩中繩之謂君子不中繩之謂小人

列子曰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即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從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

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聖智爲病者或由此乎又曰商太宰見孔子曰上聖者與答曰聖則上何敢曰三王聖者與答曰三王善任智者聖則上弗知曰五帝聖者與答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上弗知曰三皇聖者與答曰三皇善因時者聖則上弗知商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曰西方聖者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又曰庖犧女媧神農夏后蚩身人面牛首此非人之狀而有天聖之德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

莊子曰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者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教之其果爲聖人也又曰堯辭封人曰我以汝爲聖人曰夫聖人鶉居而鷩食鳥行而無迹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孫卿子曰神固謂之聖人聖人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此矣又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天下利器
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故禹之趨時也

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又曰唯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又曰孔子不黔突墨子不煖席是故聖人蒙恥辱以于世王者非以貪祿慕位欲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神農憔悴堯瘦臞舜微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亦甚矣又曰古者聖人勞形盡慮爲民興利除害羸天下之憂而任海內之事聖人之憂民如此其也
楊子法言曰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孔子聖者與曰知之若知之則曷爲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
用可得聞乎曰用之則棄其所習逆其所從彊其所

劣指其所能非天下之至孰能用之

韓詩外傳曰辟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疏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臯陶也然而有聖名者堯也

神異經曰西南大荒中人身長十丈其腹圍九丈踐龜虵戴朱鳥左手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識土上人所道知百穀可食識草木鹹苦名曰聖一曰哲一名通一名無不達

尚書大傳曰天無別風淮南雨中國有聖人

姚信士緯曰聖人高不可極深不可測窮神知化獨

見先識仁若春陽信若影響此所稟於天也

說苑曰聖人之於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食之寒者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

頌後漢張超尼父頌曰巖巖孔聖異世稱傑量合乾坤明參日月德被八荒名充遐外終於獲麟遺歌魯衛

晉孫楚尼父頌曰皇矣尼父聖哲之傑德比天地明齊日月周室陵遲大道蕪穢禮樂崩阻姦雄罔世乃養門徒廣延俊乂垂訓列國頌聲魯衛威震夾谷義厭陳蔡德之休明幽而彌泰超美三代風馳雲邁

書類聚 卷之二十一 五 川三十一
贊晉陸機孔子贊曰孔子睿聖配天宏道風扇元流思探神寶明發懷周興言謨老靈魄有行言觀蒼昊清歌先誠丹書有造

晉湛方生孔公贊曰文王既沒微言將墜邈哉孔公龍見九二闡化繫象素王洙泗發揮中葉道映周季碑後漢禰衡魯夫子碑曰受天至精純粹睿哲崇高足以長世寬容足以廣包幽明足以測神文藻足以辯物然而敏學以求之下問以諏之虚心以受之深思以詠之愍周道之迴適悼九疇之乖悖故發憤忘食應聘四方魯以大夫之位任以國政之權譬若飛

鴻鸞於中庭騁騏驥於閭巷也是以期月之頃五教克諧移風易俗邦國肅焉無思不服懿文德以紆餘綴三五之紀綱流洪耀之休赫曠萬世而揚光夫大明以動天則也廣大無疆地德也六經混成洪式也備此三者聖極也合吉凶於鬼神遂殂落於夢寐是以風烈流行無所不通故立石銘勛以示昭明辭曰煌煌上天篤降若人邈矣悠哉千祀一鄰明德宏監情性存存奕奕純嘏稽憲乾坤曜彼靈祇以訓黎元終日乾乾配天之行在險而正在困而亨窮達之運委諸穹蒼日月則陰天地不光聖歆殂崩大猷不綱

論後漢孔融聖人優劣論曰荀愜等以爲聖人俱受
乾坤之醇靈稟造化之和氣該百行之高善備九德
之淑懿極鴻源之深閭窮品物之情類曠蕩出於無
外沉微淪於無內噐不是周不充聖極荀以爲孔子
稱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是爲覆蓋
衆聖最優之明文也孔以堯作天子九十餘年政化
洽於民心雅頌流於衆聽是以聲德發聞遂爲稱首
則易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百年然後勝
殘去殺必世而後仁者也故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堯
之爲聖也明其聖與諸聖同但以人見稱爲君爾

梁沈約辯聖論曰聖人蓋人中之含明德盡照精粹
疑元者或三聖並時或千載寂蔑聖人遺情忘已常
以兼濟爲念若不登九五之位則其道不行非以黃
屋玉璽爲尊貴也文王造周而未集武王集之而未
成周公雖無王錄而父兄二聖之烈不可以終若夫
表以聖功制禮作樂則太平之基不著二聖之美不
彰孔子當無錄之運值自晦之時而云河不出圖洛
不出書吾已矣夫欲以聖德示天下垂來世當仲尼
在世之時世人不言爲聖人也伐樹削迹于七十君
而不一值或以爲東家丘或以爲喪家犬若不高歎

鳳鳥稱夢周公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當世安知其
聖人乎

賢

毛詩曰上中有麻思賢也又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
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春秋繁露曰氣之清者爲精人之清者爲賢治身者
以積精爲寶治國者以積賢爲道

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又曰野無遺賢

論語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又
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又曰賢哉回也

一簞食一瓢飲回也不改其樂又曰臧文仲其知柳
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又曰賢賢易色

京房易飛侯曰視四方常有六雲五色具而不雨其
下有聖賢人隱

家語曰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曰賢哉楚莊王輕
千乘之國而重言之信非申叔時之忠弗能見其義
非莊王賢弗能受其訓又曰哀公問孔子曰當今之
君孰者最賢孔子曰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
無別而子賢之何也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
智足以治千乘靈公任之有大夫史鮪以道去衛而

靈公却舍琴瑟不御臣以此賢之不亦可乎

國語曰曰季使舍於糞野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歸而進之曰得賢人敢以告文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使爲下軍大夫

列子曰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尹文子曰尹文子見齊宣王宣王歎國寡賢尹文子曰使國悉賢孰處王下王曰國悉不肖孰理王朝王曰賢與不肖皆無可乎文子曰不然有賢有不肖故王尊於上臣卑於下賢賢退不肖所以有上下也申子曰千里有賢者是比肩而立也

孫卿子曰古之賢人食則飭粥不足衣則短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

呂氏春秋曰公孫枝獻百里奚於繆公三月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無乃爲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議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夫誰笑哉又曰賢者遺人以仁又曰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也又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式其僕曰君胡式曰干木賢者也吾安敢不式

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吾群臣孰賢對曰趙武賢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其所舉者數十人皆

令德也

黃石公三略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當其害
達賢者福流子孫嫉賢者名不存

韓詩外傳曰聖人求賢者以自輔又曰魏文侯問孤
卷子曰父子兄弟君臣賢足恃乎對曰父賢不過堯
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拘兄賢不過舜而象
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
伐君欲治亦從身始人何可恃

物理論曰賢人爲德體自然也故語曰黃金累千不
如一賢

頌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
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
効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斲斲及巧
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鏑水斷蛟龍
陸剽犀革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
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
盛暑之鬱燠襲貉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凄愴何則
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
也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
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愆誠則

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効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列布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宏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

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王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

贊晉夏侯湛顏子贊曰知彰知微體深研機明象介石量同聖師探賾罔滯在言靡遺仰諸惟高瞻之希左上明贊曰世亂讒勝君子道憂上明達聖致志春秋微言逃難勿行不流庶幾斯文希志訓猷

晉戴逵顏回贊曰祚道天絕理非語象不有伊人誰憐誰仰際盡一時照無二朗契彼元迹冥若影響晉孫楚顏回贊曰束身勵行宗事聖道鑽仰孜孜視

予猶考

碑後漢禰衡顏子碑曰稟天地之純和鍾岳瀆之休靈睿哲之姿誕自初育英絕之才顯乎嬰孩在東修之齒入宣尼之室德行邁於三千仁風橫於萬國知微知彰聞一覺十用行舍藏與聖合契名爲四友之冠寔盡疏附之益爾乃安陋巷挹清流甘簞瓢以充飢雖屢空而不憂于時河不出圖周祚未訖仲尼無舜禹之功先生包元凱之烈其辭曰亞聖德蹈高蹤遊洙泗肅禮容備懿體心彌沖秀不實振芳風配聖饋圖辟雍紀德行昭罔窮

論魏高貴鄉公顏子論曰心不違仁行無二過用行舍藏與同進退聽承聖言罔有不喻叙之於易以章殊異死則悲慟謂天喪已所以殷勤至於此者聖人嘉美良才之効也設使天假之年後孔子沒焉知其不光明聖道闡揚師業有卓爾之美乎百慮之所得愚者有焉願後之君子詳覽之焉爾

忠

說苑曰逆命利君謂之忠

孝經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左傳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對曰臣竭其股肱之

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
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
居耦俱無猜貞也又曰晉懷公命無從亾人狐突之
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突曰子來則免
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父教
子貳何以事君乃殺之又曰楚子滅若敖氏其孫歲
尹克黃使於齊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歲尹曰君
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自拘司敗又曰季文子卒
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
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積可

不謂忠乎又曰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曰必城郢
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
之望也

家語曰孔子曰晏子於君爲忠臣於行爲恭敏

晏子曰梁(上)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
俱從焉仁人固多心乎對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
不可以事一君

韓詩外傳曰有大忠有次忠有下忠若周公於成王
可謂大忠管仲於桓公可謂次忠子胥於夫差可謂
下忠矣又曰狄人殺衛懿公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宏)

演使還哭畢呼天因自出其肝內懿公之肝齊桓公聞之曰宏演可謂忠矣

史記曰項籍圍漢王於滎陽漢將紀信曰事已急請為王王可間出紀信乘黃屋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與數十騎出項王燒殺紀信

說苑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令於國曰諫者死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死不諫非忠也乃諫又曰卑身賤體進賢不解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王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如此者忠臣也

漢書曰非劉氏不王高祖制詔御史長沙王吳芮忠

其定著令又曰王莽遣使者即拜龔勝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較推不受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豈以一身事二姓哉語畢遂不復飲食積十四日死

東觀漢記曰光武指王常謂群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日遷常為漢忠將軍

續漢記曰陰識拜特進極言正議至與賓客語不及國事常慕仲山甫夙夜匪解又曰溫序為護軍校尉行部至隴西為隗囂將荀宇等所劫欲生降序序大怒以節搥殺人賊趨欲殺序宇止之曰義士欲死節

賜劔令自裁序受劔銜鬚著口中歎曰無令鬚汗土
遂伏劔

謝承後漢書曰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巡行風俗餘人
受命之部而張綱獨埋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
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無君之心十五事皆臣
子所切齒者也

魏志曰王修爲大農郎中令時嚴才反攻掖門修聞
變將官屬出至宮門太祖在銅雀臺望見之曰彼來
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謂修曰舊京城有變九卿
各居其府修曰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也又田典帝

拜都尉太祖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帳韋性
忠至謹重常晝夜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私寢

蜀志曰初諸葛亮自表後主成都有桑八百薄田十
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至於臣在外任隨身衣食悉
仰於官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及卒
如其所言

周處別傳曰胡賊爲亂以處爲建威將軍以兵五千
受夏侯俊節度處遂進軍大戰仰天歎曰古者良將
受命鑿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我爲大臣以身殉國
亦亦可乎遂戰死

贊梁元帝忠臣傳記託篇贊曰太真英挺投袂勤王伯猷蹈節身殞名揚嶷嶷景倩王亾與亾嗟乎尚矣惟國之良又忠臣傳陳爭篇贊曰子政鏗鏗誠存社稷朱雲折檻遂其姪直又忠臣傳執法篇贊曰設官分職咸曰師師彼已之子邦之直司豺狼當路安問狐狸昏明有世直道無時

表梁元帝上忠臣傳表曰資父事君寔曰嚴敬求忠出孝義兼臣子是以冬溫夏清盡事君之節進思將美懷出奉之義義軒改物卽周受命三能十亂九棘五臣靡不夙夜在公忠爲令德若使縉雲得姓之子

姬昌魯衛之臣是知理合君親孝忠一體性與率由因心致極臣連華霄漢憑暉日月三握再吐夙奉紫庭之慈春詩秋禮早蒙丹辰之訓宣帝褒德麟閣畫充國之形顯宗念功雲臺圖仲華之象

牋梁王筠荅湘東王示忠臣傳牋曰竊以孝實天經忠爲令德百行攸先一心靡忒昔淮南鴻烈事無的准沛王通論義止儒術東平獲譽良爲片言臨淄見稱文辭小道孰若理冠君親義兼臣子謹當宣示遐邇光揚德音

序梁元帝忠臣傳序曰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

大寶曰位因生所以盡孝因位所以立忠事君事父
資敬之理寧異爲臣爲子率由之道斯一忠爲今德
竊所景行且孝子烈女逸民咸有別傳至於忠臣曾
無述製今將發篋陳書備加論討又忠臣傳死節篇
序曰自非識君臣之大體鑒生死之宏分何以能滅
七尺之軀殉一顧之感然平路康衢從容之道進危
塗險徑忠貞之節與登平路者易爲功涉險塗者難
爲力從容之用世不乏人忠貞之槩時難屢有

孝

爾雅曰善事父母曰孝

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又曰夫
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又曰愛親者不敢
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
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禮記曰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
養又曰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
曰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
孝乎又曰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
志嗜欲不忘乎心又曰生則敬養死則敬享

毛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

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育我長
我畜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又曰孟懿子
問孝子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
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子游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襟常以一夕五起視
衣之厚薄枕之高卑

韓詩外傳曰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故孝欲養
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葬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

吾爲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
逮親也旣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
尺車嘗百乘然猶北嚮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
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

說苑曰曾子常有爲不中曾替怒援木擊之曾子有
頃乃蘇退鼓瑟而歌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
也昔舜事瞽瞍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
嘗可得而小箠則受大箠則走今曾子委身待暴怒
以陷父不義不孝孰大乎又曰韓伯瑜有過其母笞
之泣母曰他日未嘗泣今何泣對曰他日得笞嘗痛

今母之力不能痛是以泣也又曰閔子騫兄弟二人
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爲其父御車失轡父
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
温卽謂其婦曰吾所以娶汝乃爲吾子今汝欺我去
無留子騫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
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二子温
列女傳曰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嬰兒自娛著
五色采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臥地爲小兒啼或弄
烏鳥於親側

漢書曰滄于緹縈齊人滄于意五女無男坐事當刑

緹縈最小涕泣隨父到長安上書曰妾父爲監齊中
皆稱廉平今坐事當刑妾乞沒爲官婢以贖父罪文
帝詔免意罪并除肉刑又曰文帝母薄太后疾文帝
侍養數年衣不解帶親供粢盛坐罪不及父母下哀
矜之詔又曰金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
嘉之母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
磾每見畫常拜之涕泣

東觀漢記曰長沙義士古初父喪未葬鄰人火起及
初舍下棺不可移初冒火伏棺上俄而火滅又曰趙
咨至孝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

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爲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
病須養居貧乞置衣糧妻子餘物無所惜諸盜皆慙
歎跪曰所犯無狀于暴賢者言畢奔走又曰黃香父
爲郡五官貧無奴僕香躬執勤苦盡心供養冬無被
袴而親爲浣味暑即扇牀枕寒即以身溫席

續漢書曰申徒蟠九歲喪父孝毀過禮服除不進肉
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

郭林宗別傳曰茅容耕於野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
對獨容危坐愈恭林宗行見而竒之與言因請寓宿
既而日夕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既而以供其

母自以菜蔬供客同飯林宗起拜曰卿賢乎我哉

汝南先賢傳曰薛苞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父娶
後妻而漕苞分之令出苞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
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
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

蜀志曰先主在樊率其衆南行諸葛亮與徐庶並從
爲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
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以此方寸心今已失母方寸
亂矣無益於事請於此別遂詣曹公

吳書曰顧悌以孝悌廉正聞於鄉黨每得父母書洒

善類身 卷之二 三十一
掃整衣服設几案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父有疾耗之問臨書垂泣哽噎父終水漿不入口五日孫權爲作布衣一襲強令悌釋服悌雖以公義自割猶以爲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象設神坐於下每對之哭泣服未闋而卒

晉中興書曰吳隱之少有孝行遭母憂哀毀過禮太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淚悲不自勝

蕭廣濟孝子傳曰媯皓父昆被刻入臺皓年十六髡頭詣闕通章不省皓不飲食懷石腰中詣公卿輒出

石置地叩頭流血覆面莫不傷懷遂奏理昆罪

師覺授孝子傳曰程曾年七歲喪母哀號哭泣不異成人祖母憐之嚼肉食之覺有味便吐去

宗躬孝子傳曰吳坦之隱之兄也母葬夕設九飯祭坦之每臨一祭輒號慟斷絕至七祭吐血而死又曰張景胤六歲喪母母遺物悉散施唯留一畫扇每感思輒開匣流涕父邵爲吳興太守暴疾報至天雪水涸便徒跣上岸左右捉履屣逐發都夜晝三日半至郡入郭奉諱氣絕吐血久乃蘇又曰華寶八歲義熙中父從軍語寶曰吾還當營婚冠值咸陽喪亂吉凶

兩絕寶年六十遂不冠娶舉言流涕又曰何子平事
母至孝爲揚州從事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
問之荅曰尊老在東不辦常得米何容獨食白粲母
喪年將六十有孺子之慕晝夜號叫暑避清涼冬不
衣絮又曰桑虞喪父年十四毀瘠過禮日食百粒以
糝藜藿

續搜神記曰吳猛性至孝小兒時在父母邊臥時夏
月多蚊蚋而終不搖扇云懼蚊蚋去我及父母父母
終行服墓次蜀賊縱暴焚燒邑屋發掘亡隴民人迸
竄猛在墓側號慟不去賊爲之感愴遂不犯

荀氏家傳曰荀顛年踰耳順而母年九十色養蒸蒸
以孝聞在喪憔悴貌不可識若嬰孺之號哀慟傷人
詩魏王粲思親詩曰穆穆顯妣德音徽止思齊先姑
志侔姜姒躬此勞瘁鞠予小子小子之生遭世困寧
烈考勤時從之于征奄邁不造隱憂是嬰咨予靡及
退守祧祊

晉孫綽表哀詩曰天地之德曰生生之所恃者親親
存則歡泰情盡親亾則哀悴理極故老萊婆娑於膝
下曾閔泣血於終年哀悼之思至矣自然之性篤矣
余以薄祐夙遭閔凶越在九齡嚴考即世未及志學

過庭無聞天覆既淪俯憑坤厚殖根外氏賴以成訓
然以不才不能負荷仁妣宏母儀之德邁榮寒之操
雕琢固頑勉以道義庶幾砥礪犬馬之報豈悟一朝
復見孤棄上天極禍怨痛莫訴皆由惡積咎深不能
通感自丁荼毒載離寒暑茵帷塵寂棟宇寥祝仰悲
軌迹長自矜悼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
以申罔極之痛詩曰茫茫太極賦授理殊咨生不辰
仁考夙徂微微沖弱眇眇偏孤叩心昊蒼痛貫黃墟
肅我以義鞠我以仁嚴邁商風恩洽陽春昔聞鄒母
勤教善分懿美慈妣曠世齊運嗟予小子譬彼土糞

俯愧陋質仰忝高訓悠悠元連四氣錯序自我酷痛
載離寒暑寥寥空堂寂寂響戶塵蒙几筵風生棟宇
感昔有恃望晨遲顏婉變懷袖極願盡歡奈何茲妣
歸體幽延酷矣痛深剖髓摧肝

晉夏夏湛離親詠曰剖符兮南荆辭親兮遐征發軔
兮皇京夕臻兮泉亭撫首兮內顧按轡兮安步仰戀
兮後塗俯歎兮前路既感物以永思兮且歸身乎懷
抱苟違親以從利兮匪曾閔之攸寶視微榮之瑣瑣
兮知吾志之愈小獨申愧於一心兮慙報德之彌少

賦魏陳思王曹植懷親賦曰濟陽南澤有先帝故營

遂停馬住駕造斯賦焉獵平原而南驚觀先帝之舊
營步壁壘之常制識旌麾之所停在官曹之典列心
髮髯於平生迴驥首而永逝赴修塗以尋遠情眷眷
而顧懷魂須臾而九反

晉陸機祖德賦曰咨時文之懿祖膺降神之靈曜栖
九德以宏道振風烈以增劭彼劉公之矯矯固雲網
之逸禽既憑形以傲物諒傳翼而栖林伊我公之秀
武思無幽而弗昶形鮮烈於懷霜澤溫惠乎挾纊牧
希世之洪捷固山谷而爲量西夏坦其無塵帝命赫
而大壯登具瞻於大階濯長纓乎天漢解我衣以高

揖正端冕而大觀戢靈武於既曜恢時文於未煥騰
絕風以逸鶩庶遐蹤于公旦又述先賦曰仰先后之
顯烈懿暉祚之允韜應遠期於已曠昭前光於未戢
抱朗節以遐慕振竒迹而峻立在虐臣之貪禍據西
山而作違招長轂於河畔飲冀馬乎江湄頓雲網而
潛泳揮神戈而外臨敵罔降而弗夷逆無微而不禽
茂德韡其既休元勳醴而荐舉襲袞服於太階配三
台乎其所以故其生也榮雖萬物咸被其仁其亾也
哀雖天網猶失其綱嬰國命以逝止亮身沒而吳亾
又思親賦曰悲桑梓之悠曠愧蒸嘗之弗營指南雲

以寄款望歸風而効誠年歲俄其聿暮明星爛而將
清迴飈肅以長赴零雪紛其下頽羨纖枝之在榦悼
落葉之去枝在顧復之遺忘感明發之所懷居辭安
而厭苦養引約而摧豐忘天命之晚慕願翊子之速
融兄瓊芳而蕙茂弟蘭發而玉暉感瑰姿之晚就痛
慈景之先違天步悠長人道短矣異途同歸無早晚
矣

晉劉柔妻王氏懷思賦曰超離親而獨寄與憂憤而
長俱雖亮分以自勉曾無聞乎須臾思遙遙而忡悒
疾結滯乎肌膚憶昔日之懽侍奉膝下而怡裕集同

生而從容常欣泰以逸豫何運遇之偏否獨遼隔於
修路何恒鳥之將分猶哀鳴以告離况遊子之眷慕
孰殷思之可靡於是仲秋蕭索蓐次西御寒露宵零
落葉晨布羨歸鴻之提提振輕翼而高舉志眇眇而
遠馳悲離思而嗚咽彼邁物而推移何予思之難泄
聊掣翰以寄懷悵辭鄙而增結

宋謝靈運孝感賦曰舉高牆於楊潭眇投迹於炎州
貫廬江之長路出彭蠡而南浮于時月孟節季歲亦
告暨離鄉眷壤改時懷氣戀(上)墳而縈心憶桑梓而
零淚孟積雪而抽筍王斲冰以鱠鮮萸棗葉於枯木

起春波於寒川顧微心之庸福謝精靈於昭晰擁永
慕而莫從曾遐感而靡徹
梁武帝孝思賦曰念過隙之倏忽悲逝川之不停踐
霜露而悽愴懷燧穀而涕零仲由念枯魚而永慕吾
已感風樹而長悲雖一志而捨生奉二親而何期至
如獻歲發揮春日載陽木散百華草列衆芳對樂時
而無歡乃觸目而感傷朱明啓節白日朝臨木低甘
果樹接清陰不娛悅於懷抱唯罔不而纏心寒水已
結寒條已折旅鴈鳴而哀哀朔風鼓而烈烈無一息
而緩念與四時而長切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涼氣入

永淒風動裳心無迫而自切情不觸而獨傷靈地銜
珠以酬志慈烏返哺以報親在蟲鳥其猶爾況三才
之令人

頌後漢蔡邕祖德頌曰昔文王始受命武王定禍亂
至于成王太平乃洽祥瑞必降夫豈后德隆漸浸之
所通也是以易嘉積善有餘慶詩稱子孫其保之非
特王道然也賢人君子修仁履德者亦其有焉昔我
烈祖暨于子考世載孝友重以明德率禮莫違是以
靈祇降之休瑞兔擾馴以昭其仁木連理以象其義
斯乃祖禰之遺靈盛德之所貺也豈是童蒙孤稚所

克任哉穆穆我祖世篤其仁其德克明惟懿惟醇宣
慈惠和無競伊人巖巖我考莅之以莊增崇不顯克
構其堂是用祚之休徵惟光厥徵伊何於昭于今園
有甘棠別榦同心墳有擾兔宅我栢林神不可誣僞
不可加析薪之業畏不克荷矧貪靈貺以爲已華惟
予小子豈不是欲干有先功匪榮伊辱

晉庾峻祖德頌曰思文我祖降茲嶽靈綿綿之迹時
惟初生天難忱斯駿命靡常世祚中衰官族消亾念
昔底績惟乃舊章烈祖勤止其德允荒漢后不辟公
族剝亂難起蕭牆政由賢官監彼天眚我不于時縱

德遺寵顯志遁思均樂公侯逸豫無期烈祖底戒營
茲垣墉曾孫篤之永世攸同

登晉夏侯湛閔子騫贊曰聖既擬天賢亦希聖蒸蒸
子騫立體忠正干祿辭親事親盡敬勉心景迹擢辭
流詠

梁元帝孝德傳皇玉篇贊曰天子之孝曰聖與仁重
瞳表德參漏通神皇矣高祖連鑣舜禹天經地義重
規沓矩道踰七十聲超三五又孝德傳天性篇贊曰
生之育之長之畜之顧我復我峇施何時欲報之德
不可方思消塵之孝河海之慈廢書歎息泣下漣而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一
序 梁元帝孝德傳序曰夫天經地義聖人不加原始
要終莫踰孝道能使甘泉自涌鄰火不焚地出黃金
天降神女感通之至良有可稱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一

井研廖登廷校字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一

唐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人部五德

德 友悌

讓 交友

智 絕交

性命

德

易曰君子進德脩業又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尚書曰惟德動天無遠不届又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

左傳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又曰故昭令德以示子孫又曰官之夫德寵賂彰也又曰夫德

儉而有度又曰楚子問鼎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又曰德以柔中國

毛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又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

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又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又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又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又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文子曰川廣者魚大地廣者德厚

鹽鐵論曰以道德爲城以仁義爲郭又曰以道德爲

胃以仁義爲劔

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問子韋對曰禍在君可移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也曰移於民公曰民死誰與爲君曰移於歲曰歲飢民必死子韋曰天處高而聽卑君有至道之言三天必賞君熒惑果徙三舍

漢書曰有陰德者天報以福

漢雜事曰太史言有德星見當有英才賢德同遊者詔下諸郡縣問潁川郡上事曰有陳太丘父子三人俱共會社

東觀漢記曰張堪爲馮翊見府寺門即下主簿進曰
位尊德重不宜自輕堪曰禮下公門何謂輕哉

荀氏家傳曰荀彧德行周備其所規摹以聖人爲度

海內先賢傳曰黃憲動則蹈規矩言則發德音

頌晉左九嬪德柔頌曰邈邈德柔越天之剛神以知
來智以藏往舍純溥生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執德純
粹岳峻川停履行高厲蕩乎其平敦興聖道率正不
傾令問不已載路厥聲

贊又德剛贊曰温温德剛寔秉道純履此聖義體此
敦仁篤物博好靡踈靡親九族懷附邦邑望塵貴實

賤華尚素安貧雖在崇高必若平民匪道之榮譬之
生民褒飾之譽謂之謗身惟義是存惟道是遵

序梁元帝全德志序曰老子言全德歸厚莊周二全
德不刑呂覽稱全德之人故以全德創其名也此志
隆大夫爲首伊人有學有辯不天不貧寶劍在前鼓
瑟從後連環炙輶雍容卒歲駟馬高車優遊宴喜旣
令公侯踞掌復使要荒蹶角入室生光豈非盛矣若
乃河宗九策事等神鈎陽雍雙壁理歸元感南陽樊
重高閣連雲北海公沙門人成市容此八龍各傳一
藝夾河兩郡家有萬石人生行樂止足爲先但使樽

酒不空坐客恒滿寧與孟嘗問琴承睫淚下中山聽
息悲不自禁同年而語也

論梁元帝全德志論曰物我俱忘無貶廊廟之器動
寂同遣何累經綸之才雖坐三槐不妨家有三徑接
五侯不妨門垂五柳但使良園廣宅面水帶山饒甘
菓而足花卉葆筠篁而玩魚鳥九月肅霜時饗田畷
三春捧蘭乍酬蠶妾酌升酒而歌南山烹羔豚而擊
西缶或出或處竝以全身爲貴優之游之咸以忘懷
自逸若此衆君子可謂得之矣

讓

尚書曰舜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
首讓于稷高暨臯陶

周官大司職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
禮記曰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又曰子云觴酒
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
已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忠又曰君子貴人
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又曰天子有善讓德
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

左傳曰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
君舍與夷而立寡人若棄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

曰能賢又曰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晉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又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

論語曰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孝經曰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

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連年不決相謂曰西伯仁人

也盍往質焉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則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虞芮之君曰吾儕小人不可以入君子之朝

周書曰湯放桀於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三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
慎子曰堯讓許由舜讓善卷皆辭爲天子而退爲匹夫

列子曰昔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

伯夷叔齊實以孤竹讓而終忘其國

莊子曰堯以天下讓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

山海經曰君子國民衣冠帶劔土方千里多薰華之草好讓故爲君子國

史記曰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亾如荆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又曰太尉周勃立代王代王曰奉高帝宗廟事重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

又曰魯連既說秦軍秦軍爲却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謝者三終不肯受平原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連歎曰所貴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辭而去終身不復見又曰董偃與館陶主家兒博戲殿下主伏檻觀之偃負財饒人勝則有讓主益竒之又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齊及卒齊乃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又曰吳王諸樊元年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棄室而耕乃舍之漢書曰金日磾在武帝左右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

日磾曰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
副又曰文帝初立以陳平為相太尉周勃親以兵誅
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廼謝病文帝怪平曰高帝時
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
又曰韋賢薨子元成當為嗣元成心知其非賢即陽
為病狂卧便利妄笑語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意大
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元成素有名聲士大
夫多疑其欲讓爵於兄丞相御史遂以元成實不病
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元成不得已受侯爵又曰龔
遂為渤海太守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

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呼曰願有所白遂問其
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
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上果問以治狀遂
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歎曰君安得長者之言
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有知此乃臣議曹教戒也臣
東觀漢記曰承宮遭王莽篡位天下擾攘盜賊竝起
宮遂避世漢中建武四年將妻子之華陰山谷耕種
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宮悉推與而去由是顯名又曰
上封朱祐祐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戶足
矣上不許又曰竇融光武時數辭爵位因上疏曰臣

融年五十三有一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識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修道不顯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侯國哉又曰鄧騭永初元年封騭等以定策增三千戶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閉關上疏自陳又曰歐陽尚書博士缺上欲用桓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宏揚州從事臯宏帝曰俞往汝諧因拜榮爲博士又曰涓于恭以謙儉惟讓爲節家有山田橡樹人有盜取之者恭助爲收拾載道歸乃知是恭其盜還橡恭不受人又有盜刈恭禾者恭見

之念其愧因伏草中至去乃起

續漢書曰張堪讓先人餘財數百萬與兄子

謝承後漢書曰雷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魏武令曰讓禮一寸得禮一尺

魏武雜事曰辭爵逃祿不以利累名不以位虧德之謂讓

魏志曰太祖署邴原爲丞相徵事崔琰爲東曹掾記讓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壹志行忠方清

藝文類聚 卷之三十一
淨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

吳志曰魯肅卒孫權以嚴峻代肅峻前後固辭曰僕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于流涕權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又曰薛綜為選曹尚書固讓顧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服眾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又曰郗愔字方回拜給事黃門侍郎愔苦求外出時吳郡缺朝讓用愔愔以資輕而年少不宜超登大郡辭讓功至朝廷之嘉江表傳曰程普頗以年長陵侮周瑜折節下之不

與校普後自敬而親重之乃告人曰吾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也

許遜別傳曰遜年七歲無父躬耕負薪以養母盡孝敬之道與寡嫂共田桑推讓好者自取其荒不營榮利母常譴之如此當乞食無處君笑應母曰但願老母壽耳

郭翻別傳曰翻經水墜刀於水路人有為取者翻因與之路人不取至於三四路人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乎路人曰吾若取此物為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乃流刀於向所失處路人悵然乃

復沒爲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十倍刀價與之
符子曰太伯將讓其國於季（歷）謂其傳曰太王欲以
一國之事而以嗣我我其羞之吾聞至人也不君一
世而萬世以之君不貴一代而萬代以之貴吾安能
貴乎一國而賤乎萬代哉

碑梁陸雲太伯碑曰夫至仁至德垂風垂化內脩訓
範外陶氓俗百年之教（道）道載凝而百年既終遺愛
斯軫莫不肅虔寢廟著名金石遺其後昆聿遵前典
是以萬堂旣毀增飾丹青堯碑載焚重覩刊勒太伯
膺慶二儀協靈七曜志輕天下慈深萬物脫履岐周

克讓之風斯舉端委楊越衣冠之俗載成重以仲雍
揚波延陵蹈節民習敦厚俗懷忠信憂深思遠千載
遺風美哉洋洋致足觀也昔滄洲遁迹箕山辭位志
守幽優不越樽俎猶以稱首高節標名往代豈若吾
君之子義結民心獄訟載歸謳歌屢請能舍玉輿之
貴永襲皮冠之迹悠然獨往信無德而稱焉吾啓金
車晉遷紱蓋寔號帝鄉爰是天邑若乃忠人入國悽
愴生悲殉義希風懦夫立志

論替劉寔崇讓論曰古之聖王之治天下所以貴讓
者欲以出賢才而息爭也夫人人情莫不皆欲已之賢

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與
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而自立矣一官
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才之道也在朝之
人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
此生矣爲一國所讓一國士也天下所共則天下才
也推讓之風行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
者無所用其心故蕩蕩乎堯之爲君莫之能名言天
下自治不見堯所以治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禹之
有天下而不與焉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賢人相讓
于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則天下無

事矣以賢才治無事至治興矣已抑其成復何所與
故可歌南風之詩彈五弦之琴也

晉孫盛周太伯三讓論曰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
也已矣二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鄭元以爲托採
藥而行一讓也不奔喪二讓也斷髮文身三讓也三
者之美皆隱蔽而不著王肅曰其讓隱故民無得而
稱焉盛謂元既失之而肅亦未爲得也元之所云三
迹顯然天下所共見也何得云隱而未著乎三迹苟
著則高讓可知亦復不得云其讓隱也蓋太伯之出
讓迹已露不奔喪故一事耳斷髮之言與左傳明文

相背又不經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
周之王業顯於亶父受命於昌太伯元覽棄月太子
之位一讓也假託遜遁受不赴喪之譏潛推太矣二
讓也無胤嗣而不養仲雍之子以爲已後是其深思
遠妨令周嫡在昌天人叶從四海悠悠無復纖芥疑
惑三讓也凡此三者帝王之業故孔子曰三以天下
讓言非其常讓若臧札之倫者也

智

爾雅曰距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丹穴之人智
易曰智周萬物道濟天下

論語曰智者樂水又曰智者動又曰甯武子邦有道
則知又曰若臧武仲之智又曰智者不惑

禮記曰舜其大智與

周書曰智與衆同者非人師也且成事必在大智

家語曰孔子曰好學則智

商君書曰愚者闇於成事而智者見於未萌

莊子曰巧者勞而智者優又曰大智閑閑小智閑

孫卿子曰言而當智也嘿而當亦智也又曰是是非

非謂之智

戰國策曰今六國相伐適足以強秦天下爲秦相烹

秦曾不出薪何秦之元而山東之愚邪

淮南子曰矣望人之智固已多矣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又曰禪謀出郊而智又曰文公種米曾子柳羊猶爲智也

唐子曰命相在天才智由人由人可學致在天無可

符子曰堯舜之智桀紂以爲不智堯舜以爲智惡知堯舜之非桀紂桀紂之非堯舜乎

史記曰樛里子名疾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又曰陳平智有餘而難獨任

漢書曰劉德少脩黃老術有智略武帝謂之千駒

諸葛亮集曰曹操智計殊絕於人

魏志曰賈詡自以非太祖舊臣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婚嫁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魏畧曰司馬宣王聞諸葛恪歿曰張敬仲縣論恪以爲必見殺今果然張仲之智爲勝恪也

王隱晉書曰石季倫少多意智敏捷有計畧

華陽國志曰任文公聞武擔石折曰噫方智者死吾其應之遂卒益部爲之謠曰任文公智無雙

賦楚葛况智賦曰皇天降物以施下民或厚或薄常

弗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臣愚弗識願聞其名曰
外勝敵者邪法禹舜而能弇迹者邪行爲動靜待之
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從之而
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遠純粹而無疵夫是
謂君子之智

性命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毛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又曰文王受命以周
尚書曰無墜天之降寶命又曰用集大命於厥躬又
云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

春秋曰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禮記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又曰子罕言利與

命與仁又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道之將行也歟命

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

楚辭曰哀時命者屈原之所作也

家語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

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

史記曰孟嘗君五月五日生其父靜郭君曰五月子

長至戶則害父孟嘗君曰人受命於天豈受命於戶

漢書曰高祖曰吾起自布衣提三尺劍以取天下豈非命也

范曄後漢書曰藝可學而行天爵高懸得之者命也

賦晉仲長敖覈性賦曰趙荀卿著書言人性之惡弟子李斯韓非顧而相謂曰夫子之言性惡當矣未詳才之善否何如願聞其說荀卿曰天地之間兆族羅列同稟氣質無有區別裸虫三百人最爲劣爪牙皮毛不足自衛唯賴詐僞迭相嚼齧揔而言之少堯多桀但見商鞅不聞稷契父子兄弟殊情異計君臣朋友志乖怨結鄰國鄉黨務相吞噬臺肆僮豎唯盜唯

竊面從背違意與口戾言如飴蜜心如蠻厲未知勝負便相凌蔑正路莫踐竟赴邪轍利害交爭豈顧憲制懷仁抱義祇受其斃周孔徒勞名教虛設蠢尔一槩智不相絕推此而談孰癡孰黠法術之士能不噤斷仰則扼腕俯則攘袂荀卿之言未終韓非越席起舞李斯擊節長歌其辭曰形生有極嗜欲莫限達鼻耳開口眼納衆惡距羣善方寸地九折坂爲人作塏易俄頃成此蹇多謝悠悠子悟之亦不晚

論晉李康運命論曰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茂聖明之君必有忠也

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
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得失不能疑其
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
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
張良誦三畧之說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
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
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聖人
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故遇之而不怨居之
而不疑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子夏曰死生有命
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

尚興於殷周百里子房用於秦漢矣道之將廢也豈
獨君子恥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
晉袁准才性論曰凡萬物生於天地之間有美有惡
物何故美清氣之所生也物何故惡濁氣之所施也
夫金石絲竹中天地之氣黼黻元黃應五方之色有
五君子以此得曲直者木之性也曲者中鉤者繩輪
楠之材也賢不肖者人之性也賢者爲師不肖者爲
資師資之材也然則性言其質才名其用明矣
宋何承天達性論曰夫兩儀既位帝王叅之宇中莫
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

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材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
能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窮
幽蹟制作侔造化歸仁與能是爲君長撫養黎元助
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暉酸
鹹百品備其膳羞絲紉元黃供其器服文以禮度娛
以八音夫物用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有餘則情
志泰樂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
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於是成焉故天地以
儉素訓民乾坤以易簡示物慤懃若此之篤也安得
與夫飛沉喘蠕竝爲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

火俟風暴田漁候豺獺祭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麇
卯庶人不數罟行葦作歌宵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
庖厨不邇五祀是翼殷后改祝孔鈞不綱所以明仁
道也

梁劉孝標辨命論曰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
實海內之名傑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
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饔餐而居大位自
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
闕紛綸莫知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褐
冠瓮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惟人所召蕭

聖人類聚 卷之三十一
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元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
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
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
得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蕩乎大
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體而不易化而不易則
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
神莫可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
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
漏至乃伍真浮屍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賈大夫
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鎩羽儀

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融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
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璣璣弟璣竝一時之秀士也
璣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璣則
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聳不雜風塵皆毓德於
衡門竝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徵於侍郎位不登於執
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
質金相英髦秀達擯斥於當年韜竒才而莫用候草
木以共凋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
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
斯之謂矣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戡亂在神功聞孔

聖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韓彭之豹變謂鷲猛致
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
之而趨乎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其無可奈
何識其由不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拒生而不喜死
而不戚不克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
相不遇之文乎

友悌

爾雅曰善兄弟爲友

尚書曰惟孝友於兄弟

毛詩曰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又曰棠棣之華萼不辭

韓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
矣兄弟求矣鵲鴒在原兄弟急難又曰兄弟既翕和
樂且湛又曰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

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

禮記曰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寮友稱其悌也又曰兄
良弟悌夫義婦聽家之肥也

論語曰兄弟怡怡如也

列女傳曰任延壽之妻字季兒有三子季兒兄季宗
後延壽與其友殺季宗後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
嘻乃今語我乎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雙亦不義

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延壽慙自縊又曰古師安妻呂君少寡無子其兄犯法君乃泣曰少遭家不造兄弟單尠門宗唯兄存而復此禍我有一計猶足免難爲辭乞代兄命自經縣門縣官嘉其義乃捨之又曰齊宣王時有人闔死道者被一創齊義二子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煞之弟曰非兄乃我煞之暮年相推不決召其母問所欲殺活母泣對曰煞少者相曰少子人之所愛欲煞之何也對曰少者妾之子長者前妻之子子雖痛謂義何宣王美其義皆赦之漢書曰卜式以田蓄爲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

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又分財與弟者數矣又曰王商父夢問嗣推財以分異母諸弟商無所受東觀漢記曰魏霸爲長史妻子不到官舍念兄嫂在家勤苦而獨尊樂故常服麤不食魚肉其子躬耕與兄弟子同苦樂鄉里皆慕其化又曰王琳年十餘喪父母遭大亂百姓奔逃唯琳兄弟獨守家廬弟季出遇赤眉賊將爲舖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之又曰趙孝兄弟怡怡鄉黨歸德天下亂人相食弟禮爲賊所得孝詣賊曰禮羸瘦不如孝肥賊竝放之

續漢書曰姜肱兄弟二人皆以孝行著與弟仲同被臥慈親相友及長相愛不能相離

吳書曰劉繇與羣弟居常夜臥早起妻妾希見

其面

詩魏陳王曹植贈弟白馬王彪詩曰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曠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脩坂造雲日我馬元以黃鵠臯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踈欲還絕無逕攬轡止踟躕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何必同衾裯然

後展殷勤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皇朝

晉陸機與弟雲詩曰有命自天崇替靡常王師乘運席卷江湘俯慙堂構仰惟先靈孰云忍愧寄之我情昔我斯逝族有餘榮今我來思堂有哀聲我行其道鞠為茂草我履其房物存人亾撫膺泣血灑淚徇陸雲岑兄詩曰昔我昆弟如鸞如龍今我友生凋俊墜雄華堂傾榱廣宅頽墉高門降衡循庭樹蓬宋謝瞻荅靈運詩曰華萼相光飾嚶鳴悅同饗親親子敦余賢賢吾爾賞此景後鮮暉元當一日長萎葉受榮條涸流好河廣

書之類聚 卷之三十一
梁簡文帝應令詩曰微軀多幸接萼嘉運紫幄承慈
青襟稟訓傷玉流温依蘭染薰百氏既洽六義乃摛
辭河瀉潤高論忘疲翠幕晨宇朱花夜池窓斜八綺
燈懸百枝

梁昭明太子示徐州弟詩曰宴君晝室靖眺銅池三
墳既覽四始兼摛高宇既清虛堂復靜義府載陳元
言斯逞

梁劉孝綽與虞弟詩曰下邑非上郡徒然想二馮余
慙野王德爾勗聖鄉風望望餘塗盡悽悽良宴終朝
疏一不共夜被何由同

梁劉孝勝冬日家園別陽羨始興詩曰四鳥怨離羣
三荆悅同處如今腰艾綬東南各殊舉且欣棠棣集
弥惜光陰遽黠吏本須裁豪民亦難御願勗千金水
思聞五湖譽

賦魏陳王曹植建安十六年大軍西討馬超太子留
監國植時從焉意有懷戀遂作離思之賦在肇秋之
嘉月將曜師而西旗余抱疾以賓從扶衡軫而不怡
慮征期之方至傷無階以告辭念慈君之光惠庶沒
命而不疑欲畢於旌麾將何心而遠之願我君之自
愛爲皇朝而寶已水重深而魚悅林修茂而鳥喜又

釋思賦曰家弟出養族父郎中伊余以兄弟之愛心有戀然作此賦以贈之彼朋友之離別猶求思乎白駒况同生之義絕重背親而為踈樂鴛鴦之同池美比翼之共林亮根異其何戚痛別幹之傷心

晉陸機述思賦曰情易感於已攬思難戢於未忘嗟伊思之且爾夫何往而不感駭中心於同氣分戚貌於異方寒鳥悲而饒音衰林愁而寡色嗟余情之屢傷負大悲之無力苟彼塗之信險恐此日之行晷亮相見之幾何又離居而別域觀尺景以傷悲俯寸心而悽惻

文晉潘岳哭弟文曰視不見兮聽不聞逝日遠兮憂弥殷終皓首兮何時忘情楚側兮常苦辛

祭文宋陶潛祭從弟文曰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獨能見斯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歸蒿里邈無還期庭樹如故齊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旋

宋顏延之祖祭弟文曰闔棺窮野啓殯中荒靈影夙滅筵寢虛張人往運來自秋徂陽蕃蘭落色宿草滋長孰云不痛辭家去鄉爾之于役爰適茲邑上秋告來方春**伋**立如何不弔吉違凶集六親憧心姻朋浩泣我雖載奔伊何云及永懷在昔追亾悼存惟兄及

弟瞻母望昆生無榮熾沒望歸魂令龜吉兆祖視東
旋靈轅次路嚴舟在川廓然何及痛矣終天

啓梁簡文帝叙南康簡王夢上東宮啓曰方當逸足
長衢克固藩屏而峯摧壁毀一朝云及綱兄弟各從
王役東守西撫常願陪承甲館同奉畫堂預得西苑
賦文北塲旋食豈謂不幸獨隔昭世異林有悲飛鳴
斯切伏惟殿下愛睦恩深常棣天薦北海云亾騎傳
餘藁東平告盡驛問留書嗚呼此恨復在茲日

梁劉孝儀從弟喪上東宮啓曰亡從弟遵百行無點
千里立志同氣三荆之友假寢十起之慈皆體之於

自然行之如俛拾自碣宮陪宴釣臺從幸攀附鱗翼
三十餘載茫昧與善一旦長辭劒匿光芒壁碎符采
躬搖神筆親動妙思雖每想南皮書憶阮瑀行經北
館歌悼子侯不足輩此深仁齊茲舊愛

晝吳陸景與兄書曰向訣不知所言追惟銜恨恨結
胸懷懷此戀恨何時可言望路則尚近別已千里其
爲思結纏在心膂於是離析路人悲之况處此戚兼
之懿好情之感咽何時可勝念兄始出既當勞思嚴
寒向隆經塗輒軻既宜保德爲世作資厚自珍愛又
與兄書曰自尋外役出入三年緣兄之篤睦必時存

書文類聚 卷之三十一
之寶錄兄書積之盈筭不得新命無以自慰時輒溫
故以釋其思有信勿忘數字每見手迹如復暫會又
荅從兄安成王書曰奉告清言溢目眷逮周委炎光
已盛願此勝宜仰承發止已次新林引邁務殷無妨
怡賞三湘奧區九疑形勝浮洲動浪聞眠鷗之舊說
安流洞浦憶採若之遺風昔景伯出蕃高風振古叔
英之部清約見稱兄政譽平宣威和兼濟加以夏石
竒雲秋江迴月翰飛紙落理豐辭賦賞未興餘時希
逮憶睽離方遠川塗脩曠炎涼方改願加珍勗綠字
可傳白雲終間心傷淚灑投筆無宣

梁元帝荅晉安王叙南康簡王蕤書曰南康兄器宇
沖貴風神英挺魏之中山徒聞退讓晉之扶風雖號
師範用今方昔若吞夢雲及尋陽私疾孝感神明殆
不勝喪扶而後起猶異天道可期豈謂福善虛說且
分違易久嘉會難逢綢繆官闔不過統緒之事離羣
作鎮動迴星紀之歷志異雙鷺之集遽切四鳥之悲
松茂栢悅夙昔歡抃芝焚蕙歎今用嗚咽

交友

周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又
曰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毛詩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又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又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朋友鳴矣求其友聲又曰朋友攸攝以威儀

禮記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又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又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以全交也又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大戴禮曰與君子遊苾乎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

其香則與之化矣

孝經曰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論語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又曰朋友數斯疏矣又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又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又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又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家語曰行循而名不彰友之罪也故君子入則薦行出則友賢

莊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故魚相忘於江湖

人相忘於道術又曰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
孟子曰舜見帝帝館于貳室迭爲賓主是天子友匹
夫也

列子曰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

管仲曰吾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
知吾有親也吾嘗與鮑叔謀事大窮困鮑叔不以我
爲愚知時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
爲不肖知不遭時也知我者鮑叔生我者父母
孔叢子曰昔號叔閔天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
寮比德贊文武及號叔死四人爲服朋友之服

劉歆新義曰夫交接者人道之本始紀綱之大要各
由之成事由之立又曰交之於人也猶唇齒之相濟
又曰才非交不用名非交不發義非交不立

譙子曰夫交之道猶素之白也染之以朱則赤染之
以藍則青又曰交得其人千里同好固於膠漆堅於
金石貢公之於王吉可謂推賢矣

漢書曰翟公署門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
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

賈覽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
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謝承後漢書曰張元伯范巨卿二人友元伯卒巨卿
夢見元伯死當葬曰卿子未我忘當奔葬巨卿往赴
之

晉中興書曰郗超所交皆一時秀美雖寒門後進亦
拔而友之

竹林七賢傳曰山濤與阮籍嵇康皆一面契若金蘭
濤語妻曰吾當年可爲交者唯此二人耳

世紀曰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巨伯不忍
去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並空汝何男子敢
獨止此巨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

人之命賊知其賢疾旋軍而還

詩魏陳王曹植離友詩曰鄉人有夏侯威者少有成
人之風余尚其爲人與之昵好王師振旅送余于魏
邦心有眷然爲之隕涕乃作離友之詩其辭曰王旅
遊兮背故鄉彼君子兮薦人剛勝予行兮歸朔方馳
原隰兮尋舊壘車載奔兮馬繫驥涉浮濟兮汎輕航
迄魏都兮息蘭房展宴好兮唯樂康

晉郭璞贈溫嶠詩曰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及爾臭味
異苔同岑言以忘得交以淡成同匪伊和惟我與生
爾神余契我懷子情携手一豁安知塵冥

齊謝朓贈友人詩曰芳洲有杜若可以贈佳期望望
忽超遠何由見所思我行未千里山川以間之離居
方歲月故人不在茲清風動簾夜孤月照窓時安得
同携手酌酒賦新詩

梁陸倕贈京邑僚友詩曰余本水鄉士閉門江海隅
時逢道世泰蹇足出高衢江中寒事早夜露傷秋草
心屬姑蘇臺目送邯鄲道追惟疇昔時朝府多歡暇
薄暮埃塵靜飛蓋相追迓李郭或同舟潘夏時方駕
娛歡追美景敷文永清夜促膝豈異人戚戚皆姻

賦梁上遲思賢賦曰豈顧問哉相然信死斯則結深

念於撫翼跋雄飛而但起知我於財利之間何足多
於鮑子目擊而道存至味其如水未見其人吾聞其
理矣夫子長之託意甘執鞭於異世在慈朝之慕義
聊慙馭而追悅况至德之可師無兼裘以共弊有樂
安之任子偉羣才而稱傑備百行之高致該九流之
洪藝諒可雜而非染迹每同而常別墻易入而難窺
關無鍵而有閉思若神而泉涌翰如雲而積袂沈潛
於懷抱之間蕭散于天人之際日下愧其未雙關西
慚於上哲紛吾既有此固陋荷君子之渥惠塵非府
而分深葉未移而好結尋宿草之宴處歷三紀於茲

曰性有同於杞梓心獲變於丹漆文何屬而不辯理何疑而匪質問不休而鍾扣荅無窮而座謚

贊晉夏侯湛管仲像贊曰堂堂管生忘存與仁仁道在已唯患無身包辱遠害思濟彝倫心寄鮑子動成生民

又鮑叔像贊曰鮑子惜惜式昭德音綢繆敬叔二人同心厥芳猶蘭其堅如金遙遙景迹君子攸欽

箴宋周祗執友箴曰四輔揚輝伐木幽林撫喬鸞飛爰逮姬衰俗遂凋成交緣利昵用因偽情谷風興哀繁霜夏零道之未盡宏焉由人自室有迴過門則親

微言綿邈清談輟響金雖能照塵積翳朗西河感離口悟投杖慊慊文侯友賢好學英英燕昭禮郭致樂推誠歲寒功標松竹落落高札遼遼莊惠解帶一愚道映萬世人亦有言貴則易交利重太山道輕鴻毛久而致敬見之晏平霜雪既至勁栢冬青

絕交

毛詩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又曰代木廢則朋友缺矣

漢書曰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

藝文類聚 卷之三十一
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勢利之交古人羞之又曰蕭
育少與朱博爲友著聞當世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
王貢彈冠始育公卿子顯博尚爲杜陵亭長爲育進
舉遂至丞相與博有隙
世紀曰王恭王都二人素相友善恭父曰恐非子之
後遂不終

書魏應瑒報龐惠恭書曰夫蕭艾之歌發於忠宿子
衿之思起於嗣音况實三載能不有懷雖萱草樹背
皐蘇在側悒憤不逞祇以增毒朝隱之官賓不往來
喬木之下曠無休息抱勞而已足下割符南向振威

千里行人子羽朝夕相斷曾不枉咫尺之路問蓬室
之舊過意賜書辭不半紙慰藉輕於繒綺譏望重於
丘山是角弓之詩所以爲刺也值鷺羽於苑丘騁駿
足於株林發明月之輝光照妖人之窈窕斯亦所以
眩耳目之觀聽亡聲命於知友者也

晉嵇康與山濤絕交書曰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
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
欲卿相而三登令尹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
如之節志氣所託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
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

善之類耳 音卷之二十一
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故使榮進之心日積，任實之情轉薦，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蟲，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

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怨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懼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技，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

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爲輪曲者必不可以爲楠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今但願守陋巷教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論後漢朱穆廣絕交論曰世之務交遊也甚矣不敦于業不忌于君犯祀以追之背公以從之事替義退公輕私重

魏徐幹中論曰大夫州郡牧守王事不卹賓客爲務

冠蓋闐門服膺盈道殷殷沍沍夜作書星言夙駕送往迎來停傳常滿吏卒侍門炬火夜行闔寺不關文書委於官曹繫囚積於囹圄爲師無以教訓弟子亦不受業或身沒他邦而不歸父母懷熒獨之思室人抱東山之哀嗟乎王教之敗乃至於此林宗之時所謂交遊者也輕位不仕者則有巢許之高廢職待客者則有仲尼之稱委親遠學者則有優游之美是以各眩其名而忘天下之亂也

梁劉孝標廣絕交論曰若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凌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

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則賢達之
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徂詐颺起溪谷不
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竟羽毛之輕趨錐刀之
未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
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畧有五術焉若其寵均董石
權壓梁竇彫刻百工鑪錘萬物九域聳其風塵四海
疊其燠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約同要離焚妻
子誓殉荆卿湛亾族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
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
士異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銜恩遇進款誠援

青松以示心指曰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
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藉甚縉
紳羨其登仙加以顛顛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
談縱碧雞之雄辯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
挂於通人聲未道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駟
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
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
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
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
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

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騫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
秉纖纒衡所以量其輕重纒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
能舉纒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視
若遊塵遇如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
衡重錙銖纒微影撇雖共工之蒐匿驩兜之掩義南
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
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謀而後動芒毫寡
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均賈嚮故桓譚
譬之於闌闐林回喻之於甘醴近世有樂安任昉海
內髦傑早縮銀黃夙昭民譽道文麗藻方駕曹王英

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士同鄭莊之好賢見
一善則肝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至顧眄增其
倍價剪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肩磨趨走丹墀者
疊迹莫不締恩結綢繆想莊惠之清塵庶羊左之微
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
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
大海之南寄命瘡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
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邠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
嶮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嶮絕是以耿介之士
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驩與

藝文類聚 卷之三十一
麋鹿同羣皦皦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藝文類聚卷之二十一

井研廖登廷校字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二

唐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人部六 公平 質文

品藻

公平

尚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左傳曰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又曰祁

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

禮記曰昔衛獻公出奔反國及郊將頒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弗果頒又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三無私以勞天下

韓子曰解狐薦其讐以爲相其讐往拜謝解狐引弓迎而射之又曰解狐與荆伯柳爲怨趙簡王問於解狐曰孰可以爲上黨守對曰荆伯柳可趙簡王曰非子之讐乎對曰臣聞忠臣舉賢不避仇讎

說苑曰晉文公問於舅犯誰可使爲西河守對曰虓子羔曰子羔非汝之仇歟曰君問爲守者非問臣之仇也子羔見舅犯謝之曰君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舅犯曰薦子者公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矣

家語曰澹臺滅明爲人公正無私

慎子曰夫投鈞分財投策分馬非以鈞策爲均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怨望也故著龜所以立公言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

呂氏春秋曰荆人有遺弓者弗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得矣又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

史記曰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分麋鹿雉兔衆人皆喜曰任少卿分則平又曰陳平爲社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肉矣

韓詩外傳曰楚白公之難有社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難其母曰棄毋死君可乎社之善曰內其祿而外其身今之所養毋者君之祿也請往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反也社之善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漢書曰蕭何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惠帝自臨視因

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又曰義縱少時與張次翁俱攻剽爲羣盜縱姊以醫幸王太后太后問子有兄弟欲爲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縱爲中郎又曰朱邑惇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

東觀漢記曰耿嵩履清高之節齷童介然特立不隨於俗鄉黨士大夫莫不敬異之王莽敗賊盜起宗族在草中穀食貴人民相食宗家數百升合分糧時嵩年十二三宗人長少咸共推之主廩給莫不稱平

魏武令曰今壽春漢中長安先欲使一兒各往詣領之欲擇慈孝不違吾今兒亦未知用誰也雖兒小時見愛而長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兒子亦不欲有所私

周生烈曰天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所以平者人平也人所以平者心平也

燕書曰梁琛使秦琛從兄奕先在秦爲尚書郎會罷秦主欲令琛止奕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亮兄弟各處三國及其聘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君子之志余敢忘乎竟不止奕數就邸舍因問東國起居琛曰今

二方鼎據兄弟竝蒙附寵論心各有所在今欲以東國事語君恐非西國之所欲聞何以見問

論魏曹義至公論曰夫世人所謂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大義保明同好者朋友之至交斯言之作蓋閭閻之日談所以救愛憎之相謗崇居厚之大分耳非篤正文至理折中之公議也世士不斷其數而係其言故善惡不分以覆過為宏朋友忽義以雷同為美善惡不分亂實由之朋友雷同敗必從焉談論以當實為清不以過難為貴相知者以等分為交不以雷同為固是以達者存其義不察於交識其心不求於言

且在私論猶行之有節明處公議則無所固之矣凡智者之處世咸欲興化致治者也興化致治不崇公抑割情以順理厲清議以督俗明是非以宣教者吾未見其功也清議非臧否不顯是非非賞罰不明故臧否不可以遠實賞罰不可以失中若乃背清議違是非雖堯不能一日以治審臧否詳賞罰故中王可以萬世安是以君子知私情之難統至公之易行故季友鴉兄而不疑叔向戮弟而不悔斯二士者皆前世之通士晉魯之忠臣也亦豈無慈愛骨肉之心愍恤同生之仁哉夫至公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理之

要也人之用也昔鯀者親禹之父也舜則殛鯀而興禹禹知舜之殛其父無私故受命而不辭舜明禹知己之至公故用之而無疑無私者雖父黜而子不言况用之於他哉

晉嵇康釋私論曰不知冒陰之可以無影而患影之不匿不知無惜之可以無患而恨惜之不巧豈不哀哉未有抱僞懷姦而身立清世匿非藏情而信著明君者也是以君子既有其質又觀其鑒貴夫亮達希而存之愚夫務宏棄而遠之言無苟諱而行無苟德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思之而苟非心無所矜而情

無所繫體清神正而是非允當忠感明於天子而信篤乎萬民寄習懷於八荒垂坦蕩以永日斯非賢人君子高行之美異者乎

品藻

家語曰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泄治諫而煞之是與比干同也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叔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以身死爭之異身死之後紂當悔悟本其情志在乎仁者也泄治位下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而益亾可謂懷矣詩曰民之多僻

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也又曰子路曰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克其辯孔子曰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已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又曰子夏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弦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子曰君子也子貢曰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之敢問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謂之君子不亦可

乎

孔叢子曰魏安釐王問子從曰馬回梗梗亮直有夫之節吾欲以爲相可乎荅曰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荅曰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一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言得罪

漢書曰高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者因以與之與天下曰其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

書之類身 八音卷之三十一
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
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
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
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
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
此吾所以有天下也項羽唯有一范增不能用此其
所以爲我擒也羣臣悅服
袁山松後漢書曰王允字子師世仕州郡爲冠蓋同
郡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
與之友善允仕至司徒

青州先賢傳曰京師號曰陳仲舉昂昂如千里驥周
孟玉瀏瀏如松下風

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詣
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
其故劭曰太^上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
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曹操微時嘗卑辭厚禮
求爲已助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
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初
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
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郭泰別傳曰泰字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遂往從黃憲累日方還或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君子若千萬頃陂澄之不清混之不濁不可量也

三輔決錄曰弭生字待叔其父賊故張伯英與李幼才書曰弭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也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瘠土所當出也

魏志曰盧欽著書稱徐邈曰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人自在涼州及還京都人以爲介何也欽荅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志徐公

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放效而徐公雅化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

典畧曰禰衡建安初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又問曰當今復誰可者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又問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世乎衡見荀有容儀趙有腹乃荅曰文古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爲荀但有貌趙健燄肉也又曰趙戩遭三輔亂客於荊州荆

書之類身 人言卷之三十一
州牧劉表以爲賓客是時禰衡來遊京師詎嘗朝士
謂無直事及南見戲歎之曰所謂劍則于將莫邪木
則倚桐梓漆人則頰冉仲弓也

姚信士緯曰周勃之勲不如霍光此前史所載較然
可見而以勃功大於光意竊不安何者勃本高帝大
臣官尊勢顯衆所歸向居太尉位擁兵百萬既有陳
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虛諸王之援酈其遊說以譎諸
呂因衆之心易以濟事若霍光者以倉卒之際受寄
託之任輔弼幼主天下晏然遇燕王上官之亂誅除
凶逆以靖王室廢昌邑立宣帝任漢家之重隆中興

之祚叅贊伊周爲漢賢相推驗事效優劣明矣

表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荅曰然可謂
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爲人臣見人主失道指斥其
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爲忠臣故司馬陳羣則
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
人不知君子謂陳羣於是乎長者

郭子曰庾道季云蘭相如雖千載死人懍懍恒如有
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在九泉下

世說曰王濬冲裴叔則二人摠角詣鍾士季須臾去
後客問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

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異爾時天下無復滯才又
曰嵇中散語趙景真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風恨
量小狹趙答曰尺表能審璇衡之度寸管能測往復
之咎何必在大但問識何如耳又曰諸葛瑾其弟亮
及從弟誕竝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爲蜀得其龍
吳得其虎魏得其狗又曰王大將軍稱王夷甫處衆
人之中如珠玉在瓦石間又曰世中稱庾文康爲豐
年玉庾稚恭爲荒年穀又曰魏明帝世使后弟毛曾
與夏侯大初共坐時人謂薰葭倚玉樹時曰夏侯太
初朗如日月入懷

畫晉徐藻妻陳氏與妹劉氏書曰伏見偉方所作先
君誄其述詠勳德則仁風靡墜其言情訴哀則孝心
以叙自非挺生之才孰能克隆聿脩若斯者乎執詠
反覆觸言流淚感賴交集悲慰竝至元方偉方並年
少而有盛才文辭富艷冠於此世竊不自量有疑一
言略陳所懷庶備起予先君既體宏仁義又動則聖
檢奉親極孝事君盡忠行已也恭養民也惠可謂立
德立功示民軌儀者也但道長祚短時乏識真榮位
未登高志不遂本不標方外迹也老莊者絕聖弃智
渾齊萬物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所貴非名教所取

何必輒引以爲喻邪可共詳之

論後漢孔融汝穎優劣論曰融以汝南士勝穎川士陳長文難融荅之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皇帝共於道中穎川士雖抗節未有頡頏天子者也汝南許子伯與其友人共說世俗將壞因夜舉聲號哭穎川雖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府許掾教太守鄧晨晷開稻陂數萬頃累世獲其功夜有火光之瑞韓元長雖好地理未有成功見效如許掾者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苑卿穎川士雖有奇異未有能神而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

穎川士雖多聰明未有能離婁並照者也汝南李洪爲太尉掾弟煞人當死洪自劾詣閣乞代弟命便飲醜而死弟用得全穎川雖尚節義未有能煞身成仁如洪者也汝南翟子威爲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討王莽穎川士雖疾惡未有能破家爲國者也汝南袁公著爲甲科郎上書欲治梁冀穎川士雖慕忠讜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

魏夏侯元樂毅論曰夫求古賢之意宜以大者遠者先之必迂迴而難通然後已焉可也觀樂生報燕惠王之書其殆庶乎知機合道以終始者與其喻昭王

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以天下
爲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至量務以天下爲心者必
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樂生之志豈其局迹
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
四海也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
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令於天下也
邁至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
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人顧
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
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也任窮則從微子適周之

道也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徒以申
齊之志我澤如春下應如草道光宇宙智者宅心然
則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
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所以致速於天下
也不幸之變勢所不啻敗於乖成時運固然樂生豈
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
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也由是觀之樂生之不
屠二城其亦未可量也

晉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見魏武皇帝處有中土
莫不謂勝劉元德也余以元德爲勝夫撥亂之主先

以能收相獲將爲本一身善戰不足恃也世人以元德爲呂布所襲爲武帝所走舉軍東下而爲陸遜所覆雖曰爲呂布所襲未若武帝爲徐榮所敗失馬被創之危也元德遠據徐州形勢未合在荊州景叔父子不能用其計舉州降魏手下步騎不滿數千爲武帝大衆所走未若武帝北騎所禽突火之急也爲陸遜所覆未若武帝爲張繡所因挺身逃遁以喪二子也然其忌克安忍無親董公仁賈文和恒以佯愚自免荀文若楊德祖之徒多見賊害行兵三十餘年無不親征功臣謀士曾無列土之封仁愛不加親戚惠

澤不流百姓豈若元德威而有恩勇而有義寬宏而大畧乎諸葛孔明達治知變殆王佐之才元德無強盛之勢而令委質張飛關羽皆人傑也服而使之夫明闇不相爲用能否不相爲使武帝雖處安強不爲之用也况在危急之間勢弱之地乎若令元德據有中州將與周室比隆豈徒三傑而已哉又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多以固爲勝余以爲失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二百年事八十萬言固煩省不敵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鑒誠人道之常中流小事無取皆書不如二也毀敗晁錯傷忠臣

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
又遷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詞流離亦足以
明其大才此真所以爲良史也又曰樂毅諸葛孔明
之優劣夫以毅相弱燕合五國之兵以破強齊雪君
王之恥圍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者
之師莫不謂毅爲優余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
爲強大戰濟西伏尸流血不足爲仁夫孔明包文武
之德劉元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咨以濟世奇策
泉涌智謀從橫遂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
翼佐取蜀及元德臨終禪其大位在擾攘之際立童

蒙之主設官分職班叙衆才文以寧內武以折衝然
後布其恩澤於中國之民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
無犯勳業垂濟而隕觀其遺文謀謨宏遠雅規恢廓
已有功則讓於下下有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
則改故聲烈振於遐迩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貪夫
廉余以爲觀孔明之忠姦臣立節矣殆將與伊呂爭
儔豈徒樂毅爲伍哉

質文

禮記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
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又曰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

龍卷諸侯黼大夫黻士元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璆
有十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
爲貴也禮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珪
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而寡此以素
爲貴也又曰壹獻質三獻文

左傳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
文行之不遠又曰昭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
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公至自楚僖子
病不能禮乃講學之又曰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
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論語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子貢
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
問是以謂之文也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
質彬彬然後君子又曰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
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
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春秋元命苞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
莊子曰夫澹泊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本道德之
質

漢書曰周昌敢直言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

意昌廷爭之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又曰陸賈少有口辯高帝爲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賈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又曰曹參代蕭何爲相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日夜飲酒不事朝政參子密諫參參筮之二自惠帝讓參參免冠謝曰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旣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百姓譎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

靜民以寧一又曰張釋之爲謁者僕射文帝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傍代尉對悉響應無窮帝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人也上曰長者又問東陽侯張相如何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効此嗇夫啾啾利口捷急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以亟疾苛察相高無惻隱之實是故不聞其過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而風靡爭口辯其實不可不察也帝乃止
晉書曰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也

論魏阮瑀文質論曰蓋聞日月麗天可瞻而難附羣物著地可見而易制夫遠不可識文之觀也近而易察質之用也文虛質實遠疏近密援之斯至動之應疾兩儀通數固無攸失若乃陽春敷華遇衝風而隕落素葉變秋既究物而定體麗物若偽醜器多牢華璧易碎金鐵難陶故言多方者中難處也術饒津者要難求也意宏博者情難足也性明察者下難事也通士以四奇高人必有四難之忌且少言辭者政不煩也寡知見者物不擾也專一道者思不散也混濛蔑者民不備也質士以四短違人必有四安之報故

曹參相齊寄託獄市欲令姦人有所容立及爲宰相飲酒而已故夫安劉氏者周勃正嫡位者周勃大臣不強不至華言孝文上林苑欲拜喬夫釋之前諫意崇敦朴自是以降其爲宰相皆取堅強一學之士安用奇才使變典法

魏應瑒文質論曰蓋皇穹肇載陰陽初分日月運其光列宿曜於文百穀麗於土芳華茂於春是以聖人合德天地稟氣淳靈仰觀象於元表俯察式於羣形窮神知化萬物是經故否泰易趨道無攸一二政代序有文有質若乃陶唐建國成周革命九官咸乂濟

濟休令火龍黼黻曄曄於廊廟袞冕旂旒奕乎朝廷冠德百王莫叅其政是以仲尼嘆煥乎之文從郁郁之盛也夫質者端一元靜儉嗇潛化利用承清泰御平業循軌量守成法至乎應天順民撥亂夷世擷藻奮權赫奕丕烈紀禪協律禮儀煥別覽墳上於皇代建不刊之洪制顯宣尼之典教探微言之所弊若乃和氏之明璧輕殺之袿裳必將遊玩於左右振飾於宮房豈爭牢僞之勢金布之剛乎且少言辭者孟僖所以荅郊勞也寡智見者慶氏所以困相鼠也今子棄五典之文闇禮智之大信管望之小尋老氏之

蔽所謂循軌常趨未能釋連環之結也且高帝龍飛豐沛虎據秦楚唯德是建唯賢是與陸酈擄其文辯良平奮其權譎蕭何創其章律叔孫定其庠序周樊展其忠教韓彭列其威武明達天下者非一士之術營宮廟者非一匠之矩也逮至高后亂德損我宗劉朱虛軫其慮辟強釋其憂曲逆規其模酈友詐其遊襲據北軍實賴其疇冢嗣之不替實四老之由也夫諫則無議以陳問則服汗沾濡豈若陳平敏對叔孫據書言辨國典辭定皇居然後知質者之不足文者之有餘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二 井研廖登廷校字

謝書言將因典編或皇氣然終味贊各之不足文清
精恨無籍以刺問限則千古無登奈則平城惟好
樂其北軍實轉其製家隔之不替實因未文由少夫
未氣神其氣神其憂曲其對其對其對其對其對
營宮廟者共一河之味也其高其高其高其高其高
其其忠其忠其忠其忠其忠其忠其忠其忠其忠其忠
其平奮其對其對其對其對其對其對其對其對其對
其對其對其對其對其對其對其對其對其對其對其對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三

唐大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人部七 鑒誠

鑒誠

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又曰天道惡盈而福

謙

尚書曰帝曰來禹降水微予成允成功克勤于邦克
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

能汝惟不伐天不莫與汝爭功又曰無稽之言勿聽
弗詢之謀勿庸又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作無益
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
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
所寶惟賢則邇人安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
功虧一簣又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位不期驕祿不
期侈又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
又曰戒慎無虞罔失法度又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
毛詩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又曰殷鑒不遠在夏后
之世

左傳曰晉既勝楚范宣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
臣不佞何以及此天命不于常有德之謂也又曰禍
福無門惟人所召又曰臧孫云季孫之愛我疾疹也
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疹不如惡石孟孫死吾亡無
日矣

禮記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論語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戒之在色及其壯也戒
之在鬪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又曰如有周公之才之
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

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師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
師尚父曰舜之居民上矜矜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
慄慄如恐不滿湯之居民上翼翼乎懼不敢息又曰
吾聞道自微而生禍自微而成
家語曰孔子去周而老子送之曰凡當世之士聰明
深察而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宏大而危者好發人
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又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
沒民非君不治民犯上則君危故君子不可不嚴也
又曰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子
慎諸又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富貴而敬愛何

人不報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又曰曾子曰狎甚則
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其勸莊足以
成禮而已矣

韓詩外傳曰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
以殷亡故無常安之國宣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
亾夫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

鄙語曰不知爲吏視已成事前車覆後車誠又曰曾
子曰君子有三言可實而佩也一曰無內疏而外親
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已至而後呼天
戰國策曰昔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禹飲而甘之

遂那義狄經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管子曰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公曰何不為寡人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無忘在莒管仲無忘其束縛在魯甯戚無忘飯牛車下公避席再拜

鬻子曰昔周公使康叔守殷戒之曰無殺不辜寧失有罪下有無罪而見誅無有功而不賞慎之

晏子曰君子居必擇鄰遊必就士可以避患也又曰其文好者身必剝其角美者身見煞甘泉必竭直木必伐又曰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

益厚者益博又曰人之將疾必先不甘梁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

孫卿子曰孔子對魯哀公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不危焉又曰得師者王得疑者霸自為謀莫已若者亡又曰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曰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智如士不與士爭智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亦不賤也常握髮吐食以接天下士矣

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心緩佩帶

以自急故能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王
淮南子曰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
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愿怒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
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

說苑曰魏武侯浮西河中流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
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夏桀之君左
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不循仁政湯
放之武侯曰善又曰有身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高
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

新序曰齊王聘田巴先生而將問政焉對曰政在正

身正身之本在於羣臣王召臣臣改制鬚飾問於妾
奚若妾愛臣諛臣曰佞臣臨淄水而觀然後自知醜
惡也今齊之臣諛王者衆王能臨淄水見已之惡過
而自改斯齊國治矣

漢書楊惲失官居家治產業起室宅孫會宗戒之曰
爲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恐爲可憐之意不當通賓客
有稱譽也

東觀漢記曰馮勤遷司徒是時三公多見罪退上欲
見令以善自殄乃因讌見令以善之曰朱浮上不忠
於君下凌轢同列竟以中傷人臣放逐遭誅雖追加

賞賜不足以償不訾之身忠臣孝子之覽照前世以爲鏡誠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又曰樊宏爲人謙慎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又曰班超爲都護以任尚代超尚謂超曰君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徒補邊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禁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及得下和宜陽爲簡易寬小過恕大綱而已

詩後漢傳毅迪志詩曰咨爾庶士迨時斯勗日月逾邁豈云旋復於穆我祖顯于殷國二迹阿衡克光其則咨予小子穢陋靡逮懼我世烈於茲以墜於戲君子無恒自逸徂年如流渺茲暇日

魏陳王曹植矯志詩曰芝桂雖芳難以餌烹尸位素餐難以成名磁石引鐵於金不連大朝舉士愚不聞焉又矯志詩曰抱壁塗乞無爲貴寶履仁遘福無爲貴道鴛鴦遠害不羞卑栖靈虬避難不恥汗泥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美用之必滅濟濟唐朝萬邦作孚逢蒙雖巧必得良弓賢主雖智亦待英雄螳螂

善文類聚 卷之二十三
見歎齊士輕戰越王軾蛙國以死獻道遠知驥世僞
知賢覆之憐之順天之矩澤如凱風惠如時雨口爲
禁闢舌爲發機門機之開楛矢不追

魏繁欽遠成勸戒詩曰肅將王事集此楊土凡我同
盟旣文旣武郁郁桓桓有規有矩務在和光同塵共
垢各竟其心爲國蕃輔閭閻衍衍非法不語可否相
濟闕則云補又雜詩曰世俗有險易時運有盛衰老
氏和其光遠瑗貴可懷

魏應璩雜詩曰細微可不慎隄潰自蟻隙腠理早從
事安復勞鍼石哲人覩未形愚夫闇明白曲突不見

賓焦爛爲上客思願獻良規江海儻不逆狂言雖寡
善猶有如雞跖雞跖食不已齊王爲肥澤

晉張華勵志詩曰仁道不遐德輶如羽求焉斯至衆
鮮克舉復禮終朝天下歸仁若金受礪若泥在鈞進
德修慧暉光日新

晉潘安仁家風詩曰縮髮縮髮亦髮止日祗日祗
敬亦慎止靡專靡有受之父母鳴鶴匪和析薪弗荷
隱憂孔疚我堂靡構義方旣訓家道頴頴豈敢荒寧
一日三省

晉嵇紹贈石季倫詩曰人生稟五常中和爲至德嗜

善文類聚 卷之三
欲雖不同成生所不識仁者安其身不爲萬物惑事
故誠多端未若酒之賊內以損性命煩辭傷軌則屢
飲致疲怠清和自否塞陽堅敗楚軍長夜傾宗國詩
書著明戒量體節飲食遠希彭聃壽虛心處冲默茹
芝味醴泉何爲昏酒色

賦魏文帝戒盈賦序曰避暑東閣延賓高會酒酣樂
作悵然懷盈滿之戒乃作斯賦惟應龍之將舉飛雲
降而下征資物類之相感信貫徹之通靈何今日之
延賓君子紛其集庭信臨高而增懼獨處滿而懷愁
願羣士之咸規博納我以良謀

吳楊泉贊善賦曰伊善惡之所施乃禍福之爲階行
德安而保身忘爲害而自危故先民之有作執温恭
而不虧云顏冉之遭命怪禍福之參差夫二賢之履
道歷千載而見知身旣沒而名存厥復戚乎何爲夫
死生之有命非神明之所規故積善之家厥福惟昌
積惡之門必有餘殃是以趙武好善厥胤以長三郟
好勝厥身以亾古人從善如不及去惡如探湯何福
德而難值而禍惡之易當

贊晉戴逵申三復贊曰嗜好深則天機淺名利集則
純白離如此故識鑒逾昏驕淫弥太心與慎乖則理

與險會然後役智以御險履險以逃害故陰陽寇其
內人力政其外陰陽結則金石爲之消人事至則雖
智不足賴若然者雖翠幄華堂焉得而康之列鼎重
味焉得而嘗之

周庾信周公伯禽贊曰伯禽居魯鳴玉來朝周公問
政治國風謠北山有梓南山有橋禮容雖備俯仰無
驕

箴梁武帝凡百箴曰凡百衆庶爾其聽之事無大小
先當熟思思之不熟致成反覆其心不定不可施令
是曰亂常是曰敗政弗止辱身亦喪厥命勿恃爾尊

驕慢淫昏勿謂爾貴長夜荒醉日不恒中月盈則虧
履邪念正居安思危莫言爾賤而不受命君子小人
本無定性莫言人微而以自輕水清照靜表直影端
近取諸身無假遠觀猗歟哲人勿謂斯難

訓晉潘岳兩階銅人訓曰言之有臧託乎多士言之
不臧絕之由已無曰莫傳宣于四海無曰莫聞響振
萬里樞機之發榮辱之徵怨豈在大纖芥是興

誡漢東方朔誡子曰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
與道相從首陽爲拙柳惠爲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
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是故才盡者身危好名者得華

有羣者累生孤貴者失和遺餘者不匱目盡者無多
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
無有常家

後漢鄭元戒子曰宿業襄落仍有失誤年入此歲而
七十矣於禮可傳家事令我告爾以老將閑居以安
性覃思以終業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憂患展敬墳
墓春秋觀省野物胡常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
承之求爲君子之道鑽研勿替敬順威儀以近有德
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已志可不深念耶
後漢高義方清誠曰天長而地久人生則不然又不

養以福祿全其壽年飲酒病我性思慮害我神美色
伐我命利慾亂我真神明無聊賴愁毒於衆煩中年
棄我逝忽若風過山形氣各分離一往不復還上士
愍其痛抗志凌雲煙滌蕩棄穢累飄邈任自然退修
清以淨存吾元中元澄清剪思慮泰清不受塵恍惚
中有物希微無形端智慮赫赫盡谷神綿綿存
魏王肅家誠曰夫酒所以行禮養性命歡樂也過則
爲患不可不慎是故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
先王所以備酒禍也凡爲主人飲客使有酒色而已
無使至醉若爲人所強必退席長跪稱父戒以辭之

善之類身 音卷之三三 非一
敬仲辭君而况於入乎爲客又不得唱造酒史也若
爲人所屬下坐行酒隨其多少犯令行罰示有酒而
已無使多也禍變之興常於此作所宜深慎

魏王昶家誡曰夫立功者有二難功就而身不退一
難也退而不靜務伐其功二難也且懷祿之士耽寵
之臣苟患失之何所不至若樂毅帥弱燕之衆東破
強齊收七十餘城其功盛矣知難而退保身全名張
良杖劍建策光濟大漢辭三萬戶封學養性之道棄
人間之事卒無咎悔何二賢綽綽有餘裕哉治家亦
有患焉積而不能散則有鄙吝之累積而好奢則有

驕上之罪大者破家小者辱身此二患也

魏荀爽女誡曰詩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
遠父母兄弟明當許嫁配適君子竭節從理昏定晨
省夜臥早起和顏悅色事如依恃正身潔行稱爲順
婦以崇螽斯百葉之祉婚姻九族云胡不喜聖人制
禮以隔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
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
動非義不行是故宋伯姬遭火不下堂知必爲災傳
母不來遂成於灰春秋書之以爲高也

魏程曉女典篇曰丈夫百行以功補過婦人四教以

善之類聚 卷之三十一
備爲成婦德闕則仁義廢矣婦言虧則辭令慢矣婦
工簡則織紉荒矣是以禮有功宮家室之教詩有曠
下蘋藻之奠然後家道諧允儀表則見於內若夫麗
色妖容高才美辭貌足傾城言以亂國此乃蘭形棘
心玉曜凡質在邦必危在家必亾

晉嵇康家誡曰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有所准
行當量其善者擬議而後動若心之所之則口與心
誓守死無二恥躬不逮期在必濟若心疲體懈或牽
於外物或累於內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則議於去
就議於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以見後

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未成而敗以之守則
不固以之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
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榮華熠燿無結秀之
勤終年之勤無一日之功斯君子所以歎息也若夫
申胥之長吟夷叔之全潔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
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
守志盛者也

矣姚信誡子曰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務非人之爲心
自甘之以爲已度嶮易不虧始終如一進合神契退
同人道故神明祐之衆人尊之而聲名自顯榮祿自

至其勢然也又有內折外同吐實懷詐見賢則暫自
新退居則縱所欲聞譽則驚自飾見尤則棄善端凡
失名位恒多怨人而害善怨一人則衆人疾之害一
善則衆人怨之雖欲陷人而進已不可得也祇所以
自毀耳顧真偽不可掩褒貶不可妄舍偽從實遠已
察人可以通矣舍已就人去否適泰可以宏矣貴賤
無常唯人所速苟善則足夫之子可至王公苟不善
則王公之子反爲凡庶可不勉哉

吳陸景誠盈曰富貴天下之至榮位勢人情之所趨
然古之智士或山藏林窟忽而不慕或功成身退逝

若脫屣者何哉蓋居高畏其危處滿懼其盈富貴榮
勢本非禍始而多以凶終者持之失德守之背道道
德喪而身隨之矣是以留侯范蠡棄貴如遺叔敖蕭
何不宅美地此皆知盛衰之分識倚伏之機故身全
名著與福始卒自此以來重臣貴戚隆盛之族莫不
罹患構禍鮮以善終大者破家小者滅身唯金張子
弟世履忠篤故保貴持寵祚鍾昆嗣

蜀諸葛亮誡子曰夫君子之行靜以脩身儉以養德
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
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惰慢則不能

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
落悲歎窮慮將復何及

晉李克起居誡曰温良恭儉仲尼所以爲貴小心翼
翼文王所以稱美聖德周達無名斯亦聖中之目也
中人而有斯行則亦聖人之一隅矣而未俗謂守慎
爲拘彘退慎爲怯弱不遜以爲勇無禮以爲達異乎
吾所聞也

誥宋顏延之庭誥曰若能服温厚而知穿弊之苦周
明之德也厭滋旨而識空嗛之急仁恕之功也豈與
夫比髮膚於草石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哉罰慎

其濫惠誠其偏罰濫則無以爲罰惠偏則不如無惠
嫌或疑心誠亦難分動容竊鉄束裝盜金又何足論
也是以前王作典明慎議獄而僭濫易意火舍煙而
煙妨火桂懷蠹而蠹殘桂然火勝則煙滅蠹壯則桂
折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與善人居如入芝蘭
之室久而不其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
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唯夫金貞玉粹者乃
能處而不汙其身耳故曰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石
可毀而不能使無堅苟丹石之性必慎浸染之由

銘後漢崔瑗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

善類身 音卷之三十三
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俗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
身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柔
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強在涅貴不緇曖曖內含光經
硜鄙夫介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
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魏卞蘭座右銘曰重階連棟必濁汝真金寶滿室將
亂汝神厚味來殃艷色危身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閉
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審慎汝口戒
無失人從容順時和光同塵無謂冥漠人不汝聞無
謂幽冥處獨若羣不爲福先不與禍鄰守元執素無

亂大倫常若臨深終始惟純

書漢劉向誡子書曰汝有厚德蒙恩甚厚將何以振
董生有二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
敬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
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齊頃公
之始藉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虧跂蹇之容故被鞍
破人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
邑所謂弔者在門賀者在閭
後漢張奐誡兄子書曰汝曹薄祐早失賢父財單藝

盡今適喘息聞仲祉輕傲者老侮狎同年極口恣意
當崇長幼以禮自持間燉煌有人來同聲相道皆稱
叔時寬仁聞之喜而且悲喜叔時得美稱悲汝得惡
論經言孔於鄉黨恂恂如也恂恂者恭謙之貌也經
難知且自以汝資父爲師汝父寧輕鄉里耶年少多
失改之爲貴遠伯玉年五十見四十九年非但能改
之不可不思吾言不自克責反云張甲謗我李乙怨
我我無是過爾亦已矣

後漢司馬徽誠子書曰聞汝克役室如懸磬何以自
辨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

行不高也

後漢馬援誠兄子書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
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
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
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襦申
父母之誠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
無擇言謙約節儉公正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
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
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
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勅之士所謂刺鴟不成尚類鶩

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後漢崔駰與竇憲書曰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效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涓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尚賢之風駰幸得充下館序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者也

魏王脩誠子書曰自汝行之後恨恨不樂何者我實

老矣所恃汝等也皆不在目前意遑遑也人之居世忽去便過日月可愛也故禹不愛尺璧而愛寸陰時過不可還若年大不可少也欲汝早之未必讀書并學作人欲令見舉動之宜觀高人遠節志在善人左右不可不慎善否之要在此際也行止與人務在饒之言思乃出行詳乃動皆用情實道理違斯敗矣父欲令子善唯不能煞身其餘無惜也

晉羊祜誠子書曰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典文年九歲便誨以詩書然尚猶無鄉人之稱無清異之名今之職位謬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

吾不如先君遠矣汝等復不如吾諮度宏偉恐汝兄弟未之能也奇異獨達察汝等將無分也恭爲德首慎爲行基願汝等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語聞聽毀譽之語聞人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言思而後動若言行無信身受大謗自入刑論豈復惜汝恥及祖考思乃父言纂乃父教各諷誦之

晉殷褒書曰大道也者易尋而難窮易知而難行也故京房之徒考步吉凶之變而不能自見其禍更爲姚平所誡此道之難知也省爾之才不及於房而吾

之言過於平矣昔正考父三命滋恭晏平仲久而敬之曾顏之徒有若無實若虛也况爾折薪之智欲彈射世俗身爲謫先怨禍竝集使吾懷朝父之憂爲范武子所嘆亦非汝之美也若朝益暮習先人後已恂恂如也則吾聞音而識其曲食旨而知其甘永終吾餘年矣復何恨哉古人有言思不出其位爾其念之爾其念之

宋陶潛誡子書曰少來好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月中北窓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

人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恠情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况共父之人哉

梁簡文帝誠當陽公書曰汝年時尚幼所關者學可久可大其唯學歟所以孔_子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若使牆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

梁孝元帝與學生書曰吾聞斲玉爲器論乎知道惟山出泉譬乎從學是以執射執御雖聖猶然爲弓爲

箕不無以矣拆又聞曰漢人流麥晉人聚螢安有挾冊讀書不覺風雨以至朗月章奏不知爝火爲微所以然者良有以夫可久可大莫過乎學求之於已道在則尊

梁徐勉與大息山松書曰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中年聊於東田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仕實欲歌笑於斯經營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松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相屬茅樓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岑叢薄不無糾紛之興雖云人外城闕密邇凡爲

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縉人無間言先物後已
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
利汝當勉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非徒棄
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

梁范縝與王僕射書曰君侯匡輔聖朝中夏無虞既
盡美矣又盡善矣唐堯非不隆也門有謗木虞舜非
不盛也庭懸諫鼓周公之才也樂聞譏諫故明君賢
宰不憚諤諤之言布衣窮賤之人咸得獻其狂瞽先
王所以有而勿亡得而勿失功傳不朽名至今者用
此道也

論晉潘尼安身論曰蓋崇德莫盛乎安身安身莫大
乎存政存政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
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然
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
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道
不徒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
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擊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
不安則始言不順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
者存乎中則患憂接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
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

欲理之至也

晉袁宏去伐論曰夫君者必量才任以授官參善惡以毀譽課功過以賞罰者也苟伐其善必忘其惡於是怨責之情必存乎心希望之氣必形乎色此矜伐之士自賢之人所以爲薄而先王甚惡之者也君子則不然勞而不伐施而不德致恭以存其位下人不隱其功處不避汙官不辭卑唯懼不任唯患弗能故力有餘而智不屈遠咎悔而行成名立也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三

并研廖登廷校字

